

STRANGE AEONS

Three Unusual Times & Places



Lucya Szachnowski, Gary O'Connell,
Michael LaBossiere, Justin Tynes



目录

| | |
|----------------------|----|
| 1. 给守秘人的信息：真相 | 2 |
| 2. 发现 | 5 |
| 3. 各种线索 | 9 |
| 4. 深入调查约瑟夫·巴克 | 21 |
| 5. 新法术 | 32 |
| 6. 伊丽莎白时代的武器 | 32 |
| 7. 1603 年伦敦浮世绘 | 33 |
| 8. 建卡指南和自带人物卡 | 37 |
| 附录 I：伦敦地图 | 39 |
| 附录 II：伊丽莎白时代词汇 | 40 |
| 附录 III：参考书目 | 41 |

The King of Shreds and Patches

褰褛王

一个发生在伊丽莎白时代伦敦的模组

作者：Justin Hynes

译者：琳尼娜(有任何意见指正请联系 arwenzh2@yahoo.com)

1. 给守秘人的信息：真相

(For the Keeper, the Truth)

鬼魂：我可以告诉你一桩事，最轻微的几句话，
都可以使你魂飞魄散，使你年轻的血液凝结成冰，

使你的双眼像脱了轨道的星球一样向前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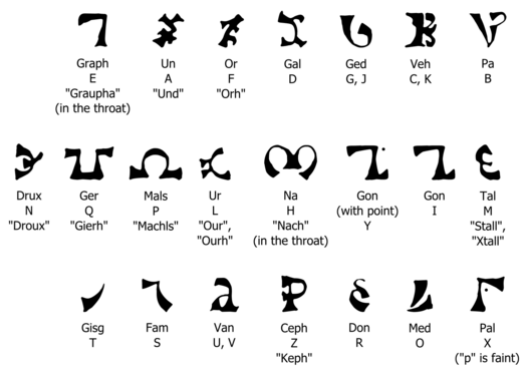
——威廉·莎士比亚，《哈姆莱特》，I 幕 5 场¹

本剧中，调查员是两桩看似毫不相关的诡异事件的目击者。第一桩是一名酗酒剧作家约翰·考夫特(John Croft)于家中离奇身亡；第二桩是一名荷兰女子人间蒸发。然而，这两件事却与约翰·迪伊博士(Dr. John Dee)某个学生的邪恶诡计密切相关，甚至还牵扯到十多年前英年早逝的剧作家兼诗人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

马洛在创作民间传说《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us*, 又名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时，希望通过深入探究秘法奥术(arcane)来更好理解他作品中的主角。他首先联系了约翰·迪伊博士，然后又结实了约瑟夫·巴克(Joseph Barker)——他是迪伊博士的同事占星术士爱德华·凯尔雷²(1595 年被波西米亚国王

从城堡窗户推下)的朋友，同时也是迪伊博士本人的一名学生。

巴克精通迪伊的以诺语(Enochian, 图 1)，迪伊认为以诺语可以用来与天使交流，交流中用水晶来揭示天使幻象以及感听天使之音。但巴克意识到以诺语还有更加深广的用途。那些通过水晶向迪伊透密的天使实际上是克苏鲁神话中的存在。在与一位“天使”沟通并昏迷疯狂了几周后，迪伊最终摒弃了他的这项研究。



(图 1, 以诺语字母表, 作者 Obankston)

然而，巴克鞭策着自己更加深入的与那些伟大存在交流，他的追寻最后令他前往荷兰登门拜访商人约翰内斯·范德威克(Johannes van der Wyck)——一位珠宝大师和钻石商人——意图制作一块能够用来更深更广沟通的晶体。他与范德威克一同回到伦敦，去迪伊巨大的藏书馆中查阅资料。在那个水晶中的

¹文中出现的《哈姆莱特》台词均采用朱生豪译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另：本文标题 The King of Shreds and Patches 亦出自《哈姆莱特》III 幕 4 场。王后：别说了！哈姆莱特：一个下流褰褛的国王——

²Edward Kelley(1555-1597), 生于爱尔兰，神秘学者、灵媒，与迪伊一起进行水晶占卜并创造了以诺语，1595 年被丢出窗外后并没有摔死，随后被囚禁，1597 年试图越狱时受伤而死。

存在所提供信息的帮助下，他找到了卡律布狄斯之渊(Pit of Charybdis 一个可以召唤哈斯塔的漩涡状地下深坑)的确切位置。

这些信息发现于迪伊图书馆中一册由罗马百夫长盖乌斯·安东尼努斯所写的古籍上。安东尼努斯在《不列颠尼亚诸魔》(*Diabolis Britannia*)中提到了一个被可怖教派用来召唤祭拜一头像斯库拉(希腊神话中盘踞在卡律布狄斯漩涡附近洞穴的一个蛇形怪物)般怪物的深坑。他将深坑命名为“卡律布狄斯”，坚信那些教徒已经召唤出了那头神话生物本尊。

巴克开始往来深坑并最终带马洛一同参加在深坑门室(Gate Chamber)举行的仪式，这令马洛陷入了暂时的疯狂之中。后来马洛与巴克在德特福德寡妇埃莉诺·布尔的酒馆碰面(Inn of Widow Eleanor Bull in Deptford)，马洛乞求巴克放过自己并停止这些魔鬼崇拜，巴克拒绝了他。两人爆发争吵，打斗中巴克将马洛刺死。

根据马洛遗愿，他关于《浮士德博士》的笔记原稿、一份未完成的剧作(《黄衣之王》)和他的日记全部都留给他在剑桥时的挚友与恋人——约翰·考夫特。

考夫特在得知马洛死讯之前就已离开英格兰，前往海德堡大学继续他的学习。他在1602年回到伦敦，继承了这份令他悲伤地遗赠。作为一名失败的诗人和剧作家，考夫特成为了一个酒鬼，将大把时间耗和那些出没于伦敦各处——如塔巴德酒馆(Tabard Inn)、萨瑟克区(Southwark)、人鱼小馆(the Mermaid Inn)、齐普赛街(Cheapside)——的优秀作家团体厮混上，结识了多恩(Donne)、琼森(Jonson)、德雷顿(Drayton)和莎士比亚等人。

有一晚，考夫特在人鱼酒馆偶遇声名显赫的剧作家/演员威廉·莎士比亚。在与这位吟游诗人的交谈中他坦言了自己与马洛的爱情，而莎士比亚也表示自己对马洛深表钦慕，以致早期很多历史剧都深受其风格影响。

考夫特热切希望能将马洛留给自己的那出戏剧《黄衣之王》(*The King in Yellow*)续写补完，莎士比亚欣然同意，于是两人坐下来开始组织整理那些散乱的笔记手稿。

经过一整夜的整理，莎士比亚首先开始经历噩梦困扰(接下来的一年里，黄衣之王都在他梦中如影随形)，但他仍坚持着续写工作，直到某夜，考夫特在马洛日记中发现一段描述他曾在卡律布狄斯坑所见仪式语句，同时还提到了“约瑟夫和其他人”。

考夫特认为马洛所写实为其真实所见，并想要与马洛曾经召唤的那个存在接触。莎士比亚一开始拒绝这样做，指出这是令人憎恶的巫术，他曾在斯科特1584年出版的《巫术揭秘》(*The Discoverie of Witchcraft*, Scot)中读到过。两人为此争论而莎士比亚因此离去，可他在梦中仍被那个恐怖的“国王”和来自银色深渊如同斯库拉般的生物纠缠。考夫特最终还是说服了莎士比亚继续施行与“国王”的接触仪式，仪式让莎士比亚感到自己无论精神还是肉体上都如同被榨干一样，他害怕失去自己的不朽灵魂(Immortal Soul)，便拒绝再与考夫特有更多往来，留这个酗酒的作家自生自灭。

考夫特继续工作，并且也将自己的研究拓展到了魔术领域，甚至曾联系过约翰·迪依寻求帮助。他持续与黄衣之王的接触最终使他陷入无可救药的疯狂之中，那个邪恶的存在令他害怕至极，终于，在1603年1月的一个夜晚，他上吊自尽。

关于考夫特之死与失踪荷兰女孩的调查将会引导调查员前往/接触人鱼小馆、环球剧院(the Globe Theatre，现称伦敦莎士比亚剧院)、莎士比亚、迪依在曼彻斯特的住所、贝特莱姆圣玛丽疯人院(St. Mary of Bethlehem insane asylum，现称贝特莱姆皇家医院)、约瑟夫·巴克的宅邸以及范德威克在伦敦桥的商店，最终到达位于伦敦塔之下的卡律布狄斯之渊。

印刷商罗伯特·弗莱彻的模糊记忆(The Dubious Memories of the Printer Robert Fletcher)

在冒险中，罗伯特·弗莱彻(Robert Fletcher)这个角色可以多次使用灵感检定来帮助他成功回忆起自己与约瑟夫·巴克相识的事儿。但他何时成功主要由守秘人决定。“露西·亨利夫人的神秘失踪”章节将会在他回忆成功或在露西家发现便条后触发。

守秘人在进行这一系列冒险时，应尽量让弗莱彻这个角色处在被动，多给玩家机会从 NPC 那里收集他们对约瑟夫·巴克外貌举止的回忆。如果你愿意，可以给出一些模棱两可的提示。



学习封印深渊法术(Learning the Seal Pit Spell)

忽略规则书中的法术学习规则吧，它们不适用于这个模组的时间线。该法术为拉丁语，被收录在约翰·迪依那份《不列颠尼亚诸魔》副本中。有些调查员具有不错的读/写拉丁语技能因此弄懂该书内容不成问题。想办法暗示调查员封印深渊的法术就在此书中而他们应该学习下——即使他们目前还没有获得法术所需水晶。

一旦调查员读过了那本书(1d20 小时)，他们将有机会在 1d4 天后学习封印深渊法术，该法术的法术乘数(spell multiplier，一种 5 版规则)为 x5 因此他们不会遇到问题。如果没有该法术的帮助，那么玩家在模组结局部分会感到处处凶险十分无助，因此在这次冒险中忽略法术学习规则，给他们点希望吧。

对玩家有用的情报信息(Divers Intelligence Knowne to the Playeres)

浮士德：……而我脑海之中，

则将死灵之术反复思量。

克里斯托弗·马洛，浮士德博士的悲剧，I 幕 1 场³

此时是 1603 年 1 月 6 日，伦敦正直严冬，凛冽的空气中夹杂着难以融化的霜雪。关于瘟疫又要爆发的谣言漫天飞舞，而富人们已经在为撤离做准备。城中很多房屋已经被钉上木板，将瘟疫的死难者封在里边。民众又开始像以前一样做预防准备，例如屠杀流浪狗、喷洒更烈的香水、在腋下涂涂抹霜、甚至清扫房屋——这可是即使好年头大家都不太爱干的事。1593 年的大瘟疫后——惨景调查员们仍历历在目——修建的隔离房(the Pest House, 图 7)中又开始充满尸体，死亡人数持续上升。

谣言还宣称伊丽莎白女王现在情况不好，极有可能春雪消融之前就会死去。如今悲观情绪弥漫城中，人心惶惶，唯恐其他伦敦人染病，而外国人则被密切监视以免将瘟疫带入城中。

一位名叫西蒙·佩奇(Simon Page)的调查员是演员并认识约翰·考夫特。两人在剑桥相识，佩奇曾出演过考夫特唯一上演戏剧《涅俄普托勒摩斯》(Neoptolemus)。考夫特写给佩奇一封信(小卡片 #1)。佩奇自考夫特从海德堡回来后还没见过他，因此期待着与朋友叙叙旧。

小卡片 #1—考夫特的来信(Letter from Croft)

1 月 4 日

挚友，我的异乡旅居已画上句号。我现暂住萨瑟克区，在离桥不远的石街，来与我把盏叙旧两日，以祝新年。邀你朋友同来，我已经许久没与温和有礼的英国绅士做伴，也期盼着能再度听到悦耳乡音。

你的好友

约翰·考夫特

³英国诗人马洛于 1588 年所做剧本，全名为《浮士德博士的悲剧》(The tragedy of Dr. Faustus)，取材自德国民间传说，与歌德所著《浮士德》结局相反，浮士德灵魂最终下了地狱，反映了

当时人文主义仍受宗教制约的现状。在下没有找到译本，暂时按所见翻译，哪位大大有译文请进行指正。PS, Strange Aeons 封面图就是这出戏剧的封面图，描绘浮士德与梅菲斯特定下契约。

2. 发现(The Discoverie)

浮士德：噢！好一个有益又欢愉的世界，
它充满力量、荣耀，无所不能，
应许给最勤奋热忱的匠人！

克里斯托弗·马洛，浮士德博士的悲剧，I 幕 1 场

无论何时调查员到达约翰·考夫特在石街的住处，
都会发现他已经死了。

这座房子位于还未受扩散中的瘟疫影响的区域。当他们前往石街时会看到马歇尔希监狱(Marshalsea Prison)附近的几座房子门前悬挂着熟悉的标志，代表屋中隔离着瘟疫受害者。据说即将到来的春天会加剧疫情，这令民众深感担忧。这条街狭窄拥挤，小贩们在伦敦桥南头叫卖着各种东西，从烤栗子到能御严寒的羊毛手套。

在伦敦桥位于萨瑟克区的桥门顶上插着几根长矛，矛上挂着被处决罪犯们腐烂的人头，这一幕很常见，因此没人额外关注。因为之前针对女王的阴谋，这些重罪犯的残骸不止不让人厌恶，还让人感到耳目一新(该句由破晓十二弦翻译)。石街仍旧繁忙，拥堵的人流令调查员艰难穿行其中前往约翰·考夫特家。

一些过路前往河岸区(Bankside)的人兴奋的谈论着晚间娱乐，提到今晚在环球剧院上演的**威尼斯商人**一定精彩万分，因为理查德·伯比奇(Richard Burbage)将会出演夏洛克(Shylock)。环球剧院几乎是当时伦敦最火爆的戏剧娱乐之处了。

考夫特的居所不大，但是维护良好，看起来是近几年新盖的。它夹在其他拥挤的房屋中间，那些房子砖瓦层叠，建的乱七八糟。一个侦查检定会发现考夫特家烟囱没有动静，这在刺骨寒冬中着实令人惊奇。

敲门没有回应，继续敲门仍旧没有任何回应。

如果玩家想要强行进入，没人会多管闲事，因为考夫特最近才搬来，人们和他不熟。成功通过开锁可以让调查员进入室内。他们也可以绕到屋后那个特

别狭窄漆黑的小巷，通过对小巷侧门和房子后门成功使用开锁进入室内。

房子几乎没什么居住过的痕迹，楼下所有房间都空荡荡的，没有家具。而壁炉看上去就从未生过火。

玩家很快就可以在楼上找出约翰·考夫特的卧室，因为它似乎是唯一一间有生活迹象的房间，但如今已是亡者居所——约翰·考夫特肿胀的尸体摇摇晃晃悬挂在屋梁上。他浮肿发黑的舌头从青蓝色的嘴唇间耷拉出来，双目深深陷入眼眶，两条腿松散垂在离地约六英尺上空。显然考夫特的上吊体验并不愉快——他死前曾挣扎了很久。他应该先正确固定住绳索，然后借助重力干净利落来个了断。

卧室里乱作一团。由于天冷尸体还没有开始腐烂，虽然剧作家看上去死掉一天有余。空气中充满了蜡油混合着烈酒的刺鼻气味。事实上，屋里四处散落着空酒瓶。许多酒瓶瓶颈还残留着燃尽的蜡烛，凝固的蜡油层层叠叠如同精巧的钟乳石般堆积在瓶身上。

在远端壁炉上方水泥墙上，涂着一个粗略画下的印记。有人用厚稠的黄色颜料反复涂抹出一个难以言述的漩涡图案，一些颜料由于重力沿墙滴趟而下，不过已经干了。

在考夫特晃晃悠悠的脚下，几个插着蜡烛的瓶子在地板上围成一个粗略的圆环。屋里胡乱堆着脏衣服。一条啃了一半的羊腿上落满苍蝇——这些青蝇正忙着在半熟的肉上产卵。羊腿边还丢着一条发霉的面包，旁边躺着一把小刀，刀刃上有干涸的血迹，血迹不知来自考夫特，还是那条羊腿。上百张写满各种潦草晦涩笔迹的纸页散落在屋子各处，里边还有两本看上去像日记的小册子。

种种暗示剧作家约翰·考夫特死亡实质的线索(Myriad clues to the nature of the untimely death of John Croft, Playwright)

- 墙上的黄色印记(Yellow Sigil):最初调查员对此将毫无头绪。
- 手稿：手稿需要 1d6 小时来整理归类，显示它们包含了两个明显不同的部分。

A) 整篇手稿是关于克里斯托弗·马洛还未公开发表但作为“浮士德博士”上演过的剧作。手稿中含有剧本中一些被删的章节。

B) 第二部分手稿中一部分笔迹与《浮士德博士》章节相同，剩下的笔迹则属于两个不同的人：一个是考夫特——可以通过对比邀请信认出——另一个则不得而知。然而，手稿封面显示这份稿件拟名为*黄衣之王*——一出三幕戏剧，由克里斯托弗·马洛开始创作，约翰·考夫特与威尔·莎士比亚最终完成。

经过对手稿的整理与识读后，会发现《黄衣之王》并未完成。事实上，只有第一幕的前两场初步成型，这是两个用来介绍出场人物的简短场景。此外，还有一些看似互不相关的引述，估计是用作其后的剧情。这些引述带有数字编号来表明它应当被插入到何处，例如，II i 代表第二幕第一场。

- 日记其一：这是约翰·考夫特的日记，前边都是些普通琐事，直到 1602 年 10 月 19 日。请见小卡片 #2
- 日记其二：这是克里斯托弗·马洛的日记。理智损失 1/2d3; 克苏鲁神话 +5%; 法术乘数 x1。法术：接触哈斯塔 (Contact Hastur)，接触“国王” (Contact King)，晶体召唤 (Crystal Call)，附魔匕首 (Enchant Knife)。大部分内容没什么值得注意的，除了两篇短日记，日期分别是 1593 年 5 月 21 日和 5 月 29 日 (小卡片 #3)，后者是全本最后一篇日记。

小卡片 #2——约翰·考夫特的日记 (John Croft's Diary)

10 月 19 日，1602 (Yeare of Our Lord)

从海德堡回来收到了一个古怪的物件，着实奇怪。一个木匣，它带着令人感怀伤神的往昔记忆而来。看来是我的挚爱克里斯托弗予我的遗赠。匣中故事，绳线裹缚，由蜡做封，我发誓自己不敢将它开启，畏惧那些它将激起的回忆涟漪。



10月20日，1602.

今早我鼓足勇气打开了它，令我吃惊的是里边是克里斯托弗未完成的作品，外加他的日记。这确实令我感怀万千但同时又充满兴奋与荣耀。这是克里斯托弗的最后遗作，近十年来从未被人知晓！我读完后决心要完成那份剧本——克里斯托弗逝去前已初步开始了对它的写作。但这只是我一厢情愿，我在心底与灵魂中都深深明白自己绝非一个具有足够道德与艺术造诣的，能够胜任这项任务的作家。因此我决定想法接近那个才华或许能与我的挚爱克里斯托弗相匹敌的人——威廉·莎士比亚。

11月5日，1602.

我和威尔就开始续写我挚爱的克里斯托弗的遗作之事达成一致，自从上次我的作品《涅俄普托勒摩斯》在剑桥首演以来我从未如此激动过。威尔借了我些钱，我为庆祝这事儿便买了杜松子酒和牛腰肉排。这酒虽然便宜、劣质，但味道于我就如同甘露于奥德修斯一般可口，而牛肉更是美味无比。我明天就开始写作。

11月12日，1602.

我们的果实日臻完善！威尔就像我死去挚爱克里斯托弗那样思如泉涌，许多想法令我印象深刻。我相信这周末我从威尔这里学到的比我过去几年学到的都要多。

我们完成了前两场，但我必须承认克里斯托弗之前已为其拟定好了大致框架。如今最困难的部分来了，我们正在从虚无中创作。后续必须契合克里斯托弗的风格与基调。明天晚上威尔和我将在人鱼小馆碰头，我对此十分期待。直到现在我都在忙着整理分散手稿各处关于第一幕第四场与第五场的现存残篇。

11月13日，1602.

下午；

我睡了很久，但直到夜深才真正入眠。我有一个可怕的发现——克里斯托弗的作品不仅仅只是创作，而是真事。如此显而易见，他的黄衣之王来源于他的亲身经历！他一定是深受为写浮士德所做研究的激发与影响，渴望着将他发现的真相写成“黄衣之王”。我等不及要把这告诉威尔了。

夜晚；

今晚与威尔的碰面并不愉快。我告诉他关于克里斯托弗剧作的发现，威尔对于马洛在研究恶魔学识而深感震惊，发誓不再参与到剧本的续写工作中来了！他固执地认为涉足此类领域会危及参与者的灵魂不朽，尽管我反复向他解释这不可能。我还会继续试着劝他。明天再联络他，先让他冷静一下吧。

11月14日，1602.

成功，威尔同意重回剧本续写。我们今晚继续。

11月17日，1602.

我们卡住了。先前完成了第一幕的一二两场，如今遭遇难产。一坐数小时，我们盲目的揪扯着头发，一筹莫展。威尔先走了，说休息会对我们都有好处。或许他是对的。我应该放松下，读一读克里斯托弗的日记。

11月21日，1602.

我说服威尔对克里斯托弗日记中的某些片段进行情景重现。因为我们卡在这里毫无头绪太久了，这令我深感绝望。一切准备就绪。

11月23日，1602.

我简直不敢相信。举行完仪式后我睡了整整一天半。不可思议，我和威尔接触到了一位……一位“存在”——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词。它为我展示的事物曼妙无比，让我领略到强大、无拘的真理之力。我难以握住笔，灵感如泉水般涌出我的脑海。我既不知道威尔去了哪里，也几乎回忆不起仪式本身。我要继续写作了。

11月26日，1602.

今晚我看到了威尔。他在人鱼小馆，喝的酒是他平时的数倍。他拒绝再参与到续写中来。他抱怨自己睡觉时噩梦连连，醒来时幻觉重重。他不会继续了，虽然我对他百般劝说，告诉他克里斯托弗的所作正确无误，只不过是杂乱无序。威尔警告我放手，否则会危及你的灵魂不朽，他如此说道。哈！我不再需要他了。我的见识已经凌驾于他之上。如今我有了新的缪斯。我今晚要再次召唤它。

接下来没有其他日记了，直到 1 月 1 日 (最后一篇日记)。此处笔迹看上去凌乱、颤抖又无力，内容令人困惑。

1 月 1 日，1603.

他今夜又出现了，不请自来。我曾试过停止这一切，但是，唉！他每次带来的知识是那么令人狂喜。然而，我明白偿还之期将至。主人索求着他终来的回报，我自食苦果，筋疲力尽(Like the piper, the king demands his viscous due, I am drained, 该句由破晓十二弦讲解)。威尔之前来过，再次劝我放弃。他显而易见的嫉妒之情令我深感愉悦。我十分虚弱，感觉不好，但对每夜所得流连惊叹，我的主人令我体验到美妙无比的……*khadath ryah y'greck chaj'd ogn!*

小卡片 #3—克里斯托弗·马洛的日记(Christopher Marlowe's Diary)

5 月 21 日

三天前，J.带我去漩涡。其他人已经在那里了，我没认出他们，除了一人——虽然他尽力隐藏自己的面孔但我还是偶然撇到了他的脸，那绝对是年轻的作曲家戴维·穆尔(David Moore)，一个人鱼小馆的常客！我紧张不已却又带着期待。真傻啊我。我的理智弃我而去，意识被恐惧之爪攫取，它的烙印如此深刻，令我彻夜难眠、绝望无助。我的手战栗发抖，不受控制。那夜后我再没离开过房子。我不知该怎么做……我一定是精神错乱了。

5 月 29 日

J.来过了，让我和他再去那儿。他说主人需要我们。我断然拒绝。我告诉他我再也不想这样下去。他开始威胁，说要检举我！这月我已经因为异端罪名被拘捕过一次，现在仍属罪人。我无法拒绝他。他让我明天与他在德特福德碰面。我会尝试与他理论。我发誓自己将选择马歇尔希逃离恐惧，无论其乃监狱与否。明日我便要如此告之。

一个知识检定会发现马洛肯定与这位神秘的 J.在 1593 年 5 月 30 日碰面了，因为就是那天马洛在德特福德寡妇埃莉诺·布尔的酒馆因争吵被刺身亡。

这本日记也将透露任何守密人认为有必要给出的列举在 35 页“克里斯托弗·马洛”条目中的信息。

一封古怪的信函(A Curious Missive)

哈姆莱特：霍拉旭，天地之间有许多事情，

是你们的哲学里所没有梦想到的呢。

威廉·莎士比亚，哈姆莱特，I 幕 5 场

当调查员各自返回家中后，罗伯特·弗莱彻会发现有一封自己的信。自己要好的朋友露西·亨利因为一些麻烦事来拜访过自己，她留了封短信(小卡片 #4)。

小卡片 #4—露西的信(Lucy's Letter)

亲爱的罗伯特，

我留下此信，希望你能帮我。我那位姻亲表妹——阿姆斯特丹的玛瑞杰·巴伦茨——本应两周前与我在家中见面，但她至今仍未到达。我给她荷兰的父亲写信询问，他说她已按时登船前往伦敦。他让她先去拜访老朋友约翰内斯·范德威克——一位在伦敦桥开店的珠宝商人。我去过那家店铺，敲门却无回应。真的，店铺看起来关门一段时间了。我知道这要求有些唐突，但我实在别无他法，请帮忙找找我的表妹吧，拜托了。

你亲切的，

露西

3. 各种线索(Divers Information)

拜访露西·亨利夫人(Visiting Mistress Lucy Henry)

哈姆莱特：凭着这一本戏，

我可以发掘国王内心的隐秘。

威廉·莎士比亚，哈姆莱特，II 幕 2 场

露西·亨利住在奥德门(Aldgate)附近，这是伦敦城最东边的门，靠近前驻法大使尼古拉斯·思罗克莫顿爵士(Sir Nicholas Throckmorton)的故居，同时也在伦敦塔的西北方向。

露西二十五六，未婚，仍在为六个月前父亲的去世服丧。作为独女，她与管家一起住在家族房子里。虽然有很多追求者，但她还未订婚。她才思敏捷，从不歇斯底里。



她热情的欢迎了调查员们，并感谢他们能够尽力帮助自己。此时守密人应努力为露西·亨利与罗伯特·弗莱彻之间的关系拟定一个故事，只要符合伊丽莎白时期的恋爱交往情形。他们曾有过一段浪漫往事，后来露西婉拒了罗伯特，但他对她来说仍是一个好知己。当她有什么需要时，罗伯特立马会自告奋勇，大献殷勤，就算其他同伴会暧昧的眼光看待自己，哦不，我们跑题了。露西对其他调查员也很友好，但有什么心事儿则只会对自己旧情尚存的罗伯特诉说。

露西很乐意谈论自己与玛瑞杰·巴伦茨的事情。大约二十五年前，她的姑姑嫁给了伦敦的一位荷兰商人，在玛瑞杰八岁的时候他们返回了阿姆斯特丹。六周前，她收到玛瑞杰的来信，她打算来伦敦看望自己的叔叔和表姐——她还不知道叔叔已经过世。从表妹离开英格兰到现在露西都没再见过她，因此十分期待着她的到来。露西去了约翰内斯·范德威

克在伦敦桥的店，但发现店铺关着门自己无法进入。她想不出表妹会遇到什么事儿，如今真的非常为她担心。

现在调查员们或许有以下几条调查方向：

- 调查约翰内斯·范德威克的商店
- 寻找戴维·穆尔
- 拜访莎士比亚

荷兰商人约翰内斯·范德威克在伦敦桥的店铺(The shoppe of the Hollander Johannes van der Wyck on London Bridge)

浮士德：你的言语最终令我屈服，

去探究魔法与隐秘艺术。

克里斯托弗·马洛，浮士德博士的悲剧，I 幕 1 场

约翰内斯·范德威克的珠宝与玻璃品店位于伦敦桥绝佳地段，碰巧在十九根承重桥墩之一的正上方。商店的小橱窗展示着几件上乘工艺品，包括一条内嵌宝石的精致银项链；一个带项链的金十字架，上边镶有红宝石；一套漂亮的玻璃高脚杯，或许进口自威尼斯或安特卫普，又或许是伦敦克拉奇弗埃尔(Crutchd Friars)某家新玻璃工坊的作品。店铺大门紧锁，敲门没有回应。看上去这家店关门一段时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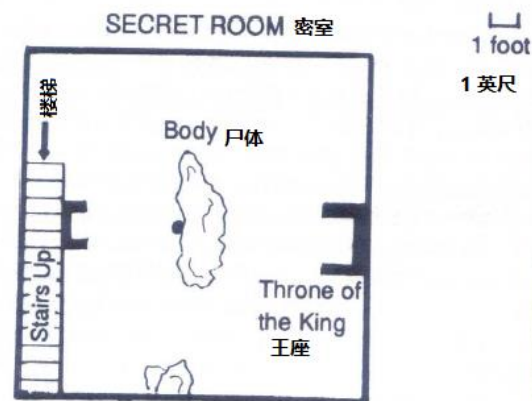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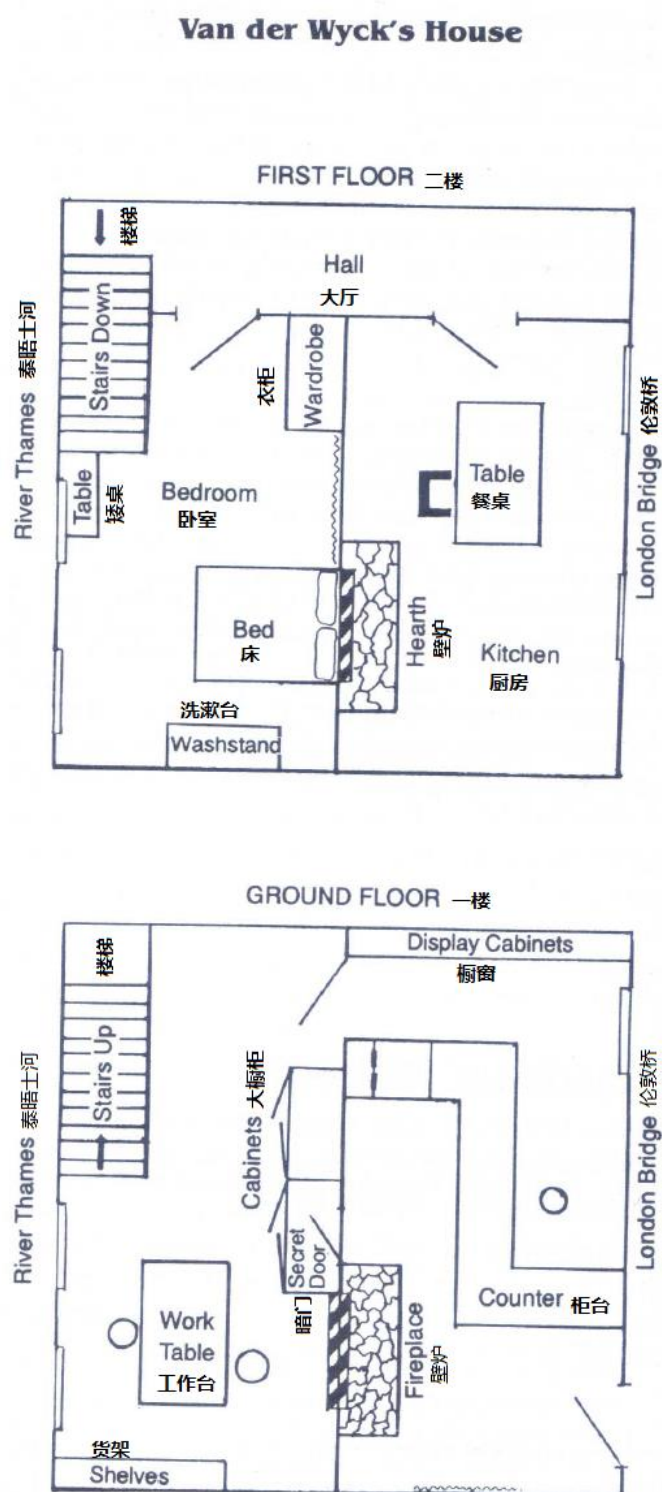
如果调查员询问相邻店主，会被告之最后有人看到那个荷兰人大约是四天前，他从商店出来，夹着一个大箱子。他仔细锁上店门，从那后就没再回来。

店铺很难进入，伦敦桥日间交通往来不断，即使晚上也有不少行人。入夜后，从对面窗户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珠宝店前的一切，如果玩家打算在凌晨1点之前尝试进入，那会有40%几率被邻居听到或者看到然后拉响警报。凌晨1点后，被发现的几率每小时降低10%，在上午4点时达到最低值10%。上午5:30后，被发现的几率重回40%。

最好的方法是晚上划船接近商店下方，爬上桥墩通过商店的两扇后窗进入。然而，桥下水流湍急，一个-10%的领航艇(Pilot Boat skill)技能检定才能将船成功停在桥墩下，否则会发生翻船之类的悲剧。如

果有人落水则需要投游泳骰(Swim roll)，失败就采用溺水规则。

要到达后窗需要投攀爬(Climb roll)。破窗而入并不复杂，一个成功的开锁(Locksmith roll)检定就可以进去了。



工作间(The worke room)

从两扇后窗进入后都会到达工作间。范德威克就是在这里打造首饰的。这个房间比较乱，一个灵感检定会揭示他一定离开得很匆忙以至于都来不及把货物妥善收好。一些小宝石散落在桌面上：有的经过加工，切割工艺令人赞叹；其他的仍属原石，未进行抛光。桌上放着一个盛融化黄金的铜盆，研杵上沾有已经凝固的黄金。

一个成功的侦察检定会发现桌上还有其他趣物。首先是一张纸片，上边绘有一个多刻面(many-faceted)宝石的图示，标注着切割数据，一些数学公式凌乱涂写在精心绘制的图示旁。图示上角的日期显示为1月12日；纸片旁边是一些不值钱的宝石，实际上它们是玻璃的，但是非常大，每个都有鸭蛋那么大，并且被用相似手法加工过。

如果有调查员深深凝视宝石，他的神智会猛然被宝石中混乱无序的晶面与夹角摄击。这些玻璃的切割手法常人难以领悟(由于经历如此混乱并且显然和魔术有关的一瞥，损失1d3理智)。凝视宝石的调查员可以获得一次灵感检定机会，成功的话会发现这些玻璃宝石似乎是某个最终成品石的模板和试验品。

房间还有个大橱柜，约七英尺高八英尺宽，靠着连接工作间和店面的厚墙而立。这是个朴素实用的家具，大概珠宝商用它来盛放工具杂物。橱柜有四扇双开门，都锁着。成功的开锁检定可以打开它们。左半边柜子里是各种各样的工具，陈列在架子上，主要是商店的工具柜。右手边的门打开是个普通衣

橱，只有一双鞋和一件溅泥的斗篷，斗篷领口处绣着些小符号，一个灵感检定会发现斗篷闻起来奇怪的带有大海的味道，或者海草与盐水混合的气息。鞋子也带有海洋的味道。一个侦察检定会发现这边衣橱背板的数目与左侧不一样。在左边柜子背板由未加工的粗木材拼接，而这边的看上去更厚，更精致，并且当凑近观察时，会发现带有铰链。

一个幸运检定发现可以通过背板浅凹陷开门，门颤动着划开，露出一段向下石阶。推测来看应该是通往商店所在的桥墩中部。这段狭窄陡峭的阶梯，夹杂着阴冷与潮湿的气息，静静躺在黑暗与遗忘中，泰晤士河水在外轻轻荡漾，空气中还有其他味道，像是燃烧过的蜡烛与腐烂的肉。

祭拜密室(The Chamber of Worshipp)

调查员们最终下到一个低矮狭小，石头地面，木头屋顶的房间，最多 12 英尺见方，几乎没有家具。房间一头有两把座椅，离石阶最远的那把十分华丽，上边饰刻有离奇的符号与生物。大量的雕刻与相接的场景令座椅呈现出臃肿多瘤胞的样子，看起来仿佛在扭曲蠕动。在这个华丽王座后墙上，有一个看上去由无数黄晶石与琥珀碎片拼嵌而成的符号，它是如此诡异以至于就算意志最高的调查员看到时也发现自己很难集中精神。如果调查员已经去过约翰·考夫特家的话会认出这个记号与画在他家壁炉上的一样(小卡片#5)。

小卡片#5 徽记

另一把椅子要简陋得多，是把普通木制扶手椅，只有坐垫看起来上点档次。

在房间中央，一根柱杆(pole)从天花板直垂到地面，上边绑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年轻女孩。一道道青紫色的鞭痕与裂伤覆满她的躯干和双腿，流出的血液干涸、结痂，变为泥土般的棕色，就如同她可怜的生命一般，在某些可怕鞭子的抽打下逐渐流淌而尽，



黯然消逝。这个女孩的脸部也受过残害，但是以某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似乎有数以百计的细小吸盘曾附着在她脸上吸取血液，每个吸盘留下一个小小的青灰色斑点，看上去就像得过剧毒疱疹。她的头尽力后仰，被玷污的面容扭曲着，瞪大的眼睛写满惊恐，她最后定格的动作暗示着某种可怖之事。

墙边丢着一堆被撕下的衣服和几件个人物品。它们属于这个女孩，没什么特别的，除了一个金质小吊坠。吊坠里是两幅小像——一边一幅——这是两个女人的肖像，一老一幼，能看出是亲人。吊坠背面刻着：“给我心爱的玛瑞杰，生日快乐——爱你的母亲，7/1600。”

看上去玛瑞杰死去已有数日。房间再无其有价值线索了。

卧室(the bed chamber)

店铺二楼基本空着，除了范德威克的卧室。卧室有一张床，一个脸盆架，一个重衣柜，几幅普通的挂毯和一张矮桌，桌上有几本书，全是荷兰语的。有两件物品值得注意：一个是张便笺(小卡片#6)；另一个是张从墙上撕下来的海报(小卡片#7)，海报上的日期被圈了出来。

小卡片#7——哈姆莱特海报(Hamlet Poster)

威廉·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将于 1月8日 在河岸区的环球剧院首演。丹麦王子哈姆莱特将会由理查德·伯比奇出演，而“宫务大臣剧团”演员(Lord Chamberlain's Players,又称宫廷大臣剧团)将饰演其他配角。

小卡片#6——给范德威克的便条(Note to van der Wyck)

我注意到一个叫约翰·考夫特的三流作家在人鱼小馆里谈论些不该他关心的事情。看来考夫特拥有了马洛的胡言乱语，诅咒那些什么事都要坚持记下来的作家！他牵扯进来，还拉上了威廉·莎士比亚。谢天谢地，那个考夫特，不会再给我们惹麻烦了——他的业余涉猎为自己敲响了丧钟。然而，莎士比亚还活着，需要被好好关照一下。做你认为有必要的事。

约瑟夫

在人鱼小馆，宽街，齐普赛德(At the Mermaid Inne, Broad Street, Cheapside)

哈姆莱特：现在是一夜之中最阴森的时候，

鬼魂都在此刻从坟墓里出来，

地狱也要向人世吐放疔气。

威廉·莎士比亚，哈姆莱特，III 幕 2 场

人鱼小馆位于齐普赛德——伦敦繁忙的主街——一端的宽街上。齐普赛德是城里主要贸易区，它穿过伦敦桥，通往东北方的白厅(Whitehall)。酒馆是艺术家的聚集地——诗人，画家，剧作家和作曲家——本·琼森、莎士比亚、诗人迈克尔·德雷顿以及其他人都常来。这里无论麦芽酒还是谈话都精彩万分。

调查员很容易就可以发现直到一年前，戴维·穆尔都是个经常光顾的酒客。他是一个年轻的作曲家，擅长赞歌和小调，投身爱尔兰著名作曲家约翰·道兰德(John Dowland)门下，是一位明日之星。酒馆老板(innkeeper)十分健谈，甚至会开心的哼唱几节穆尔最出名的赞歌，“王显于前，金光环绕。”

王显于前，黄金环绕在身上，

他的祝福在我灵魂间唱响，

王显于前，散发天国之光，

引领我上升直到他的庇护中。

“The King Comes Forth, Wreath'd in Gold.”

The King comes forth, wreathed in gold,

His blessings sing within my soul,

The King comes forth, i' heaven's glow,

To carry me up unto his fold.

然后老板的把声音放低，身体前倾，用密谋般的语气道：“我上次见到他是六个月前了，”他说，

“他很晚才来，尖叫着要酒，上帝哟(God's teeth)，他看上去糟透了，脸上全是泥和伤，就像干了场架。”老板指着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他径直走到内张桌子，独自坐下，我给他上了一大杯杜松子，在这里，你瞧，我一直挺喜欢他的，出手大方，让大家都开心。总之我给他把酒送过去，而他呢，就

那么坐着，不住的自言自语。我没明白他到底在说些什么，只听懂一个人叫什么‘约瑟夫’和一个什么‘荷兰佬’。我问他，你还好吧？而他只是抬头看着我，然后笑了。老实说，他那种持续的笑，让我觉得他疯了。



“到了打烊那会儿，我告诉他要关门了，但他还是坐在那里。我又和他说了一遍，他却告诉我自己在等人。最后所有人都离开了，我只得请他出去，而这时一位绅士进来了，身材修长，衣着考究，像个朝臣。他在门口站了一会，然后径直走去坐在穆尔身边。他们谈了一会，然后这位绅士帮穆尔站起来，架着他出去了。现在想来，从穆尔被拉走的样子看，我保证他可不是心甘情愿跟那位绅士走的。他当时说‘放过我，约瑟夫，放过我吧，我不能再继续了’，而我们的约瑟夫仍然把他拉去街上。我确信我瞧见穆尔出去的时候在抽泣。

“这就是我上次见到他的情景。三周前我见过一次那个约瑟夫，他来这儿，坐在上次那个角落，和某个操外国口音的先生谈话，大约五分钟后他们各自离去。我给他们上麦酒的时候听到他们在谈论穆尔和可怜的老克里斯托弗·马洛，这名字我可有段时间没听到了。那个叫约瑟夫的说穆尔的什么东西开始变得和马洛一样弱，而那个外国人笑着说圣玛丽对他来说是个不错的归宿。”

一个知识检定(Know roll)会发现圣玛丽应该就是贝特莱姆圣玛丽精神病人收容所，后来被叫做“拜德勒姆”(Bedlam)是全英格兰最臭名昭著的疯人院。位于主教门(Bishopsgate)。

如果调查员问起威廉·莎士比亚，老板会说大概有一周多没见他了，他听说他正忙着准备一出这周晚些时候要在环球剧院上演的新戏。那个戏，他听说，莎士比亚写了好多年，风格深受他的朋友克里斯托弗·马洛影响。

如果玩家问起约翰·考夫特，老板会说考夫特也常来，直到最近，有一天晚上他来这里，像个疯子似的谈论一些事情，内容十分令人不安，甚至有些客人都离去了。“事实上，其中一个离开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位，那个和戴维·穆尔谈话的绅士。挺奇怪不是吗，嗯？我现在只能回想起这些来。”

从那后他就没再见过考夫特。考夫特的死讯也不会让他感到震惊，因为大家都知道考夫特是个爱惹麻烦的酒鬼，老板眨眨眼睛，隐晦的说，“他还有些别的小癖好，要遭天谴的那种哟。”

守密人应该为扮演罗伯特·弗莱彻的玩家做好打算，老板口中的“约瑟夫”让他觉得耳熟。就好比他知道有这么个人，但就是想不起是谁。一个成功的减60%灵感检定可以让他的记忆开动起来，将小卡片#10“罗伯特·弗莱彻某晚在环球剧院的记忆”塞给他。守密人可以自行把握检定难度，如果他觉得现在就让弗莱彻想起自己和约瑟夫的联系为时尚早。一般弗莱彻不会记起这事儿直到拜访过约翰内斯·范德威克的商店以及和莎士比亚谈过。

小卡片#10——罗伯特·弗莱彻某晚在环球剧院的记忆(What Robert Fletcher Remembers about the Night at the Globe Theatre)

大概八个月前，四月底或者五月初，环球剧院正上演琼森的戏剧“人各有癖”(Every Man in His Humour)。你邀请那时还是你女友的露西·亨利一同前往观看。演出结束后你遇到了几位朋友，其中包括他们的一位同伴约瑟夫·巴克——一个希望能将自己的诗集排版打印的诗人，但由于排字量太大你拒绝了。

随后你们一同去附近酒馆讨论当天的演出，直到深夜。露西对巴克不怎么感兴趣，而巴克大约一小时后就离开了。你几乎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直到这时才记起来。你带露西看过演出的几周后，她告诉你我们之间结束了。你们两个争吵起来，你指责她有了新的追求者而她表示否认。

你们就此分开，直到你收到她关于玛瑞杰的信。你对她仍念念不忘，希望找到玛瑞杰·巴伦茨能帮你们重归于好。现在看来机会不大了。如今你深感负罪，并渴望着能有机会弥补这份不幸的爱情。

莎士比亚大师的居所，跛子门，伦敦(At Master Shakespeare's House in Cripplegate, London)

邪天使：现在，浮士德，投出你的惊惧一瞥，
瞥向那间巨大永恒的酷刑房。

克里斯托弗·马洛，浮士德博士的悲剧，V 幕 2 场

莎士比亚寄住在—对法国夫妇芒乔伊(Montjoies)家。这家的男主人和女婿堕落放纵。为何莎士比亚从主教门那所令人尊敬的房子搬到这里来仍旧是某些圈子的谈资，有人说这位剧作家和他在斯特拉特福德(Stratford)的妻子分居已久，搬到这里来的行为可有欠考虑。

当调查员踏入这片街区时会立刻注意到有什么事不对劲。日头高照，街上却很安静，行人看上去面色阴沉，迅速干着自己的事儿。几间商店和酒肆关着门。一个侦察检定会发现各类房门上的瘟疫标识(plague house sign, 又称 plague cross, 图 2)正在增加：

“别了，再会，尘世欢愉！这反复无常的国度：喜爱不过是生命贪婪的享乐，死神将一切视如玩物。谁也难逃他的禁锢：我病了，命将殒。愿主垂怜所有人。”⁴



图 2, 伦敦 1665 年瘟疫街景，房门上的十字形标记为瘟疫标记

⁴出自英国诗人 Thomas Nashe(1567-1601)的“Adieu, Farewell Earth's Bliss”第一节，原文为：Adieu, farewell, earth's bliss;

This world uncertain is; Fond are life's lustful joys; Death proves them all but toys; None from his darts can fly; I am sick, I must die. Lord, have mercy on us!

意识到这里瘟疫肆虐会立刻激发玩家心中的恐惧与忧虑。瘟疫传染性强，致死率高，对患者一视同仁。当调查员呆在这里时会有 10% 几率被感染(详细病情见“伦敦瘟疫”一节)。莎士比亚的住处不难找。它在银街(Silver)和蒙克斯韦尔街(Monkswell)交汇处，靠近城墙西北角。房屋带两面山墙和阁楼。那位吟游诗人亲自应了门，并邀请调查员进来。

莎士比亚和蔼内敛。如果调查员问到瘟疫的事，他看上去毫不担心，并说他上次大爆发就挺了过来，这次更是没问题。唯一不便之处是瘟疫爆发时枢密院把戏院都关了，这让他很难维持生计。

如果玩家在哈姆莱特首演夜之后去看望莎士比亚，会发现他仍旧很虚弱，不时咳嗽。谈起那夜发生的事莎士比亚一笑置之。他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去看过了药剂师，药剂师建议他回斯特拉斯福德疗养，但他不以为意。莎士比亚把这归结为自己吃了点不好的东西。



如果调查员提起约翰·考夫特，莎士比亚起先会有所回避，声明自己只知道他是人鱼小馆的常客。如果调查员指出他们已经了解他与考夫特以及《黄衣之王》的联系时，这位大作家叹了口气，然后开始讲述自己所知。

他复述的事件基本与考夫特的日记吻合，不过有几处细节值得注意。当考夫特重现了接触哈斯塔的法术(Contact Hastur Spell)后，莎士比亚拒绝继续参与其中。他曾读过斯科特的《巫术揭秘》，了解这些事。在那个邪恶的仪式后，他被恐怖的噩梦纠缠，梦中一个衣衫褴褛的巨大存在充满恶意的压制着他，然后用带有倒刺的鞭子狠狠抽打，在他身上留下无数可怕的伤口。他发现自己夜晚难以入睡，白天则确信那个褻渎的存在与自己如影随形。他甚至觉得自己有两次亲眼看到了它。如今他认为一切都是由于创作《哈姆莱特》带来的压力以及缺乏睡眠所致。

“总之，当我发誓不再参与约翰的事后，有一段时间没再见过他。他不常去人鱼小馆而我自己也忙于准备新剧——而它，”他笑了，“还不够令人满意呢！”

“如我所言，约翰不常去人鱼小馆，直到上周，我和本·琼森边喝酒边争论——当然我得承认这不是第一次了！我看到约翰进来，就向他举杯示邀，不过当时我真正在想的是如何摆出自己的论据来反驳那个浮夸的笨蛋琼森。

“当约翰走近我才发现他的情况是多么糟糕。他眼眶深陷，双手就像个老人似的颤抖不停，可他才三十有八啊。他的脸上还带着特别奇怪的印痕，就像得了天花，但没有那么严重而且有些地方已经痊愈了。对于自身发生的一切，他一笑置之，尽管那是个阴郁惨淡的笑容。

他在桌前站了一会，向我们问好，然后去点了一大杯烈酒，回来坐下。

我简略列出琼森和我争论的要点，询问他的看法，于是他笑了起来，说出了一些非常诡异的话语。

“你鄙陋的见解微不足道。”他说，“你可悲的呓语传入我耳，无异愚痴的蠢猪放声尖叫。”他就像个疯子般为自己无趣的俏皮话发笑。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抿了口酒，又笑起来，“可怜傻威尔，他吓破了胆，奉献一切后，却落荒而逃。”然后他粗暴的用手抓住我。

“‘灵感，伟业，不朽——你曾唾手可得，威尔。有条谚语——我想源自希腊——说“夹在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之间(Between Scylla and Charybdis, 谚语，形容腹背受敌，进退维谷，图 3)。”在两个恶魔之间选择其一，不做决断会死，不论选谁亦会死，两个都选却可天下闻名。我就要站在波涛间，同时选择两者，威尔，我的名姓将会响彻苍穹，直至末日审判号角吹响！’我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沉默的坐了一会，不断擦拭眼睛，然后说，‘就这些，没什么，我的朋友。我在寻找一个人，我觉得是克里斯托弗的朋友。他在笔记中提到过他的名字，你见过他吗？’此时他的音调透着绝望与哀求。‘他叫约瑟夫·巴克，你见过他吗！’他质问道。可怜

的约翰声音越来越大，几个人吃惊的看过来，一个人甚至因为约翰制造的骚乱离开了酒馆，走前对我们投来深感厌烦的目光。



(图 3, Between Scylla and Charybdis, 来源网络)

“现在我知道约瑟夫·巴克不过是马洛塑造的一个角色，在《黄衣之王》中叫哈克(Harker)，我想约翰疯了。我曾尝试向他解释巴克并不真实存在，但他却变得既激动又悲伤，最后冲出去寻找他的‘巴克’了。这就是我们上次见面的情景，从此我再未见过他。”

如果调查员请莎士比亚描述下那位因考夫特喊叫而离去的人，他的描述将和酒馆老板的相吻合。此时弗莱彻再次觉得这人耳熟——知识检定(Know roll)减 50%来回想为何会耳熟，或者由守密人定夺。

如果玩家问起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莎士比亚会解释该谚语在希腊神话中的典故(见 36 页“斯库拉与卡律布狄斯”)。

贝特莱姆圣玛丽疯人院，主教门街(In the Madhouse of St.Mary of Bethlehem Bishopsgate Street)

浮士德：今夜我将施行仪式，哪怕因此丧命。

克里斯托弗·马洛，浮士德博士的悲剧 I 幕 1 场

当你面朝主教门时，圣玛丽疯子收容所位于这条街中途的左手边。这是一幢庄严地石头建筑，作为伦敦的疯人院已经有二百余年历史，前身是修道院，这里堆满了为社会放逐之人，在地牢中慢慢腐烂。患者根本不会受到治疗，只是被锁起来严加看守，疯人院准许部分患者四处走动，对危险分子则通通

套上拘束衣关好。就算有人送来时没疯，也会被这鬼地方逼疯的。

要进疯人院很容易，无需预约。调查员想见疯人院管理者并不难。如果调查员信誉(Credit Ratings)优良员工会以礼相待。想获得探视戴维·穆尔的许可也很容易。

调查员们被引领穿过一条条迷宫般的走廊，许多都关有病人。一旦进入疯人院内部，调查员们会为这种地方带来的压抑、疯狂和不安所笼罩。

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在大厅中回荡，哪怕最坚强的调查员神智也会为之动摇，感到焦虑与恐惧。疯人院的守卫任病人自生自灭，从不打扫清洁；所有病人几乎都肮脏不堪，空气中充斥着浓浓的粪便与尿骚臭味，夹杂着腐烂与疯狂。木板一样简陋的床铺同样满是污秽与碎屑。老鼠十分猖獗，这里简直是孕育瘟疫的完美温床。让调查员尽量远离潜在感染源。对感染瘟疫的恐惧应该是他们众多恐惧中最深刻的一种。

调查员进病人区后须投理智骰，失败的会离开，这里的肮脏吵闹以及瘟疫无形的威胁令他逃离此处。

那些挺过来的会被带去见戴维·穆尔。穆尔坐在吵闹病房的一角。他身上穿的破衣烂衫曾经做工考究且十分时尚。他的左半脸有一道吓人的伤疤，将嘴拉出可怕的笑容，在他的脸颊上，肉红色的伤口纠缠成丑陋的瘤状，颧骨仿佛被某种恐怖的力量削凿过，左眼萎缩只留下



一个黑洞。他的脸和手脏兮兮的，没穿鞋袜；裸露的双脚沾满血污。他的手和脸上生满褥疮，头发大块大块的脱落。他蜷缩在自己的污秽中，断断续续抓挠着身上的跳蚤和螨虫。

他不停地在哼唱，全是令人困惑的歌谣和小调。一个经常听他哼哼的看守会乐意告诉调查员即使穆尔



疯了，他仍觉得他是个奇才。他听他唱过许多小调，没有任何两首是相同的，也没有任何一首是自己熟知的。

有次他来的时候，听到这个疯子创作了一段 20-minute 组曲，首先唱了主旋律，然后是为另一种乐器设计的复调。“那可真是，”看守说，“真是不可思议，穆尔用一种罕见的方式展开一段旋律，然后在其他套曲中对这段简单地旋律进行延长、变奏，最终以对起始旋律的重奏收场。”如果调查员问到穆尔可曾谈起过什么，看守会说他偶尔说些毫无意义的话语。他记不清穆尔具体说过什么，只记得他曾一遍又一遍的提到“国王”这个词，这可真奇怪，因为自从六十年前的亨利八世后，国家一直由女王统治。

如果亨利·拉塞尔(Henry Russell)投了灵感骰(Idea Roll)，他会立刻为穆尔疯狂中的创作惊叹。拉塞尔很快意识到穆尔所作曲调从数学上来讲十分精确。

想吸引戴维·穆尔的注意并不容易。他大多数时候只是缩在角落里，自顾自的柔声哼唱。如果调查员有幸听到他的曲子，会发现它们确实不凡。

他用一种动听的男高音——清越、收放自如——哼唱出一系列赋格曲，吉格舞曲和卡农，实在优美异常。

当时还没有心理分析(Pschoanalysis roll)，或许玩家会尝试一些基本的治疗手段，例如让病人感到温暖舒适，以此安抚病人情绪等。一个药剂学/医学骰(Apothecary/Medicine roll)外加成功的哲学检定(Philosophy roll)能让穆尔开口。

向穆尔提出的问题会得到大量前言不搭后语的胡话，穿插着几句有价值的信息。需要花费至少 1d8 小时来从穆尔这里得出一个说得通的故事。和穆尔呆在圣玛丽每超过 4 小时调查员会损失 1d3 理智，因为不习惯这所声名狼藉疯人院的严酷环境。最终穆尔的故事脉络会越来越清晰。

1590 年左右，穆尔在宫廷演奏时结识了约翰·迪依博士。他与迪依交谈时，迪依对于穆尔提到自己很多灵感源自梦境十分感兴趣。迪依告诉他自己发明的以诺语能与“天使”沟通，于是穆尔强烈要求参加沟通研讨会，理由是天使的启示比自己梦境中的缪斯更有灵性。

但穆尔很快就对研讨会失去了兴趣。他还认识了两个人：约瑟夫(巴克)——迪依博士的一个学生——和爱德华(凯尔雷)——这位好博士的朋友，在研讨时，如果两人在场，他会更频繁的凝望水晶。

后来，爱德华觉得这太荒诞，于是离开了，穆尔加入了由约瑟夫(巴克)，荷兰人约翰内斯(范德威克)，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以及其他组成的小团体，使用一个更大更强的水晶越来越深入的进行沟通，直到一个被称为黄衣之王的存在首次现身拜访。然后，在伦敦某处一个新场地——他不知道在哪，所有参与者被带去前都蒙上了眼——他们召唤了一个不可

名状的怪物，它从一团厚厚的，软泥般的银色物质中滑出，接纳了祭品。

他因此获得了不可思议的创造力，甚至令他难以驾驭。他无法入睡，数不尽的灵感在他脑海中跳跃。克里斯托弗后来被杀了，但穆尔继续参与——直到去年，他走的太远，最终越过了界限。与约瑟夫在人鱼小馆的碰面中，他请求放自己一马。约瑟夫拒绝了，几乎是把他拖出酒馆。在约瑟夫可能对自己做其他事前，穆尔抢先下手，对着他胸前就是一枪(pistol)，然后将另一把枪放进自己口中，扣下扳机。他随后被逮捕，然后在圣玛丽关押至今。

现在可行的调查包括：

- 去看《哈姆莱特》在环球剧院的首演。
- 拜访约翰·迪依博士，他在基督学院，曼彻斯特(Christ's College, Manchester)。
- 搜寻“约瑟夫”的下落。

环球剧院的首演式，河岸区，萨瑟克区(A Playe Perform'd at the Globe Theatre, Bankside, Southwarke)

哈姆莱特：扮演国王的那个人将要得到我的欢迎。

威廉·莎士比亚，《哈姆莱特》，II 幕 2 场

哈姆莱特将在 1 月 8 日首演。戏友们很期待这场演出，尤其它还是出自莎士比亚笔下。但调查员不知道的却是范德威克届时也将到场，还会试图干掉威廉·莎士比亚。

如果调查员在首映那天上午/下午去拜访莎士比亚，会发现他既不在家也不在剧院。他去见朋友了，琼森或者什么人。他在下午五点抵达剧院。即使调查员警告他有危险，他仍将信将疑，除非玩家告诉他考夫特之死或者给他看巴克的便笺和范德威克的海报。然后他会邀请玩家一起来舞台查看戏剧的布置准备，并说取消首演有损信誉。他承诺调查员自己将一直呆在台后，但会拒绝任何让他离开剧院或取消演出的尝试，甚至不惜把调查员赶出去。

当调查员们前去购票时会发现所有舒适的包厢都已预订一空，他们只能在戏台前的那块露天的地方观看了。

哈姆莱特今晚七点开演。早在五点之前，观众们就已经蜂拥而至来占座和聊天。调查员就坐时剧院已经人满为患，甚至寒夜的空气都因人群喧嚣而沸腾。这座露天的三层剧院接近圆形，大型的舞台被 280° 环绕，和包厢一样都带有顶棚，可以让人们免受淋雨之苦。主要观演区位于舞台正前方，虽然这里是露天的，但丝毫不影响观众热情，事实上，他们看起来还对自己的位置很满意哩。

七点整，舞台准时开幕，丹麦王子由鼎鼎大名的理查德·伯比奇饰演。引人入胜的表演持续大约二十分钟后，一个侦查检定会发现兴高采烈的莎士比亚，他在幕后呆不住，跑到舞台一角去了。

在哈姆莱特第一段独白念到中间时，范德威克会采取行动，他将使用纽格塔之紧握(Clutch of Nyogtha)或克苏鲁之握(Grasp of Cthulhu)。他站在自己预定的二楼某包厢处施法，恰巧在火枪(wheellock，簧轮枪)有效射程以外。

法术生效时莎士比亚会踉踉跄跄倒下，他的脸因为极度的痛苦而扭曲，紧紧抓住自己前胸，一群演员跑向他提供帮助。一个针对剧场的侦查检定会发现范德威克立于包厢，脸上挂着邪恶的欣喜，双手前伸朝向莎士比亚。灵感检定会发现范德威克显然是莎士比亚突然发病的缘由所在。

调查员开枪射击应按中等距离(medium range)判定，当时的火器在中等距离上表现差劲，将所有使用簧轮枪(wheellock)射击的玩家成功率减半。打算投掷匕首的按照普通投掷规则(34 页，*克苏鲁的呼唤*，第五版)计算。打算爬上范德威克包厢的攀爬技能-10%(如果手里还拿着武器则进一步降低)。打算用传统方法爬楼梯去找范德威克的需要奋力在涌向出口的恐慌人群间寻找出路，尤其是当有调查员开枪或者是丢小刀后。

如果有任何调查员想办法接近了范德威克——无论是通过直接攀爬还是上楼绕后——都会使他因分神停下对莎士比亚施咒，他会立刻把矛头转向袭击者，使用残败术(Wrack spell)躲过攻击。然后，意识到今日翻盘无望，他便混入恐慌的人群中不见了踪影。但他会在逃跑时遗落一条重要线索。一个成功的侦

察检定会发现东西从他上衣口袋掉了出来。如果范德威克被调查员杀死，这也是他身上唯一有价值的线索。

他掉的是一块大约直径4英寸的圆形石块，中间刻着一个诡异的符号。一个知识检定(Know roll)会发现这个符号与考夫特家或是范德威克店铺的符号一致。这是用来进入伦敦塔下深坑的石钥(见29页的“卡律布狄斯之渊”)。

遭受残败术折磨的调查员会发现自己身上仿佛出现了瘟疫的症状，人们见到他纷纷躲远。三天以后诅咒才会完全消退。中了残败术的调查员最好情况是人见人怕饱受扰乱，最坏情况则会受到攻击。

如果调查员们先前没拜访过莎士比亚而现在想去找他，会发现他虚弱不已，几乎没法开口。他会说以后很希望能与调查员在他位于萨瑟克的克林克(Liberty of the Clink district of Southwark)的家里详谈。

约翰·迪依博士与他府上的访客，基督学院，曼彻斯特(An Audience with Dr .John Dee at His Home at Christ's College, Manchester)

浮士德：念动你的咒语吧，浮士德。

克里斯托弗·马洛，浮士德博士的悲剧，I幕3场

调查员想去曼彻斯特拜访约翰·迪依博士不成问题，因为定期有长途马车往返两地，虽然旅途将会持续一天而且车厢在布满车辙的土路和小径上弹来跳去让人坐的非常不舒服。

约翰·迪依家位于基督学院广场边，1595年起他接受了份管理人的职务。1589年他从欧洲旅行回来，发现自己家遭过贼，图书馆也被毁。他现在这所房子很大。

迪依收藏的很多珍贵典籍因他原先在伦敦莫特莱克(Mortlake)的房子被盗而丢失或受损。余下来的几年迪依一直在努力将幸存书卷重新整理归类，可惜他的工作因为健康问题时断时续。

当调查员登门时，应门的是迪依的妻子。她说迪依正忙着整理图书馆所剩残卷，但她会问问迪依愿不愿意意见他们，她让调查员先在客厅等候。

几分钟后她回来了，带领调查员去书房，迪依博士将会在那里与他们见面。书房不大，堆满了在莫特莱克逃过一劫的杂乱手稿。书房地面上散布着受损的书籍和珍贵的文献残页，桌柜上摆放着很多调查员不认识的数学和航海装置，墙上挂着几幅英格兰，欧洲，美洲和世界已知区域的地图。

墙上还挂着一大幅肖像画，下边的小铭牌上写着：

“长者奥洛斯·沃尔密乌斯,1240(Olaus Wormius, The Elder c.1240)”

迪依，这位著名的数学家与神秘学者，正坐在房间一角的桌子上，盯着面前一本厚重典籍。这书四开本大小，被一把华丽精巧的黄铜锁紧紧锁住。他念叨着一些奇怪的短句，“耶！莎布·尼古拉丝，耶，莎布·尼古拉丝！克苏鲁富坦，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

他的妻子轻咳一声，迪依转过头来，向调查员表示欢迎。迪依身形庞大，当然还没胖到让人过目不忘的地步。他最近几年瘦了很多，尤其是脸。相对他

这样一个曾经肥胖高大的人而言，现在颧骨轮廓却十分尖瘦。他那颗硕大的脑袋上脱发不少，长长的白胡子也有些发黄。迪依接近八十高龄，性情大不如前，变得古怪异常。接连研读奥术秘法，尤其是《死灵之书》令他陷入间歇发作的深沉沮丧之中，如今正处在人生低谷。会面最初调查员应十分敬畏迪依，然后慢慢变为同情，为失去

一位如此伟大的学者感到悲伤。

对调查员们来说，这次会面既荣幸又神秘，他们应举止得当，被一种混合了敬畏，赞叹还夹杂着些许紧张恐惧的情绪笼罩。迪依是举世闻名的创造者、发明家、数学家和古典主义者，同时也被种种充满



质疑与恐惧的流言包围，人们说他研习黑暗邪术。他对于奥术愈发频繁与离奇的探寻使他在宫廷失宠。

伴随着剧烈的咳嗽，迪依请调查员们入座。如果他们提到约瑟夫·巴克或者巴克这个名字，他会懊恼的摆手，甚至厌恶唾弃。

“你指的是巴克。好一个天资异禀的学生，”他沮丧地说。“巴克当时来拜访我……噢，那都是十年甚至二十年前的事了。凯尔雷那个蠢货把他举荐给我的，我当时正在进行晶体窥探(crystal-gazing, 又称 crystallism, 一种水晶占卜术，依靠盯着水晶恍惚入神来看到幻象)的试验，你们愿意也可以管那叫占卜，尝试与天堂某些天使沟通——我成功了。

“很遗憾，我不擅长这种技艺，它们阴险的避开了我。但凯尔雷比我更厉害，还把我们使用晶体接触神力的一切记录了下来。最终我们将之汇编成一种语言，我冠名为以诺语。这些沟通让我身心俱疲。凯尔雷把巴克推荐给我后我们又进行了数月实践。巴克那时只有十八九岁年纪，在窥探上展现出惊人的天赋，说他以前曾经接触过这类存在。

“我着手教授巴克以诺语，他掌握的很快，能力更胜我们。他在奥术中越钻越深，在图书馆中没日没夜的研读，寻找宇宙真谛。我有次曾参与他的沟通仪式，不得不承认，那深刻震撼了我的心智，我两天后才缓过劲儿来。从那之后我严禁巴克或者凯尔雷再去进行晶体窥探。

“我那次看到的可怕景象无法用言语形容。我意识到我们长久以来接触的不是天使而是魔鬼。当我让巴克停手时，他暴怒起来，骂我懦夫、江湖骗子。他说他正徘徊在真理边缘，很快就会揭示一切，获得凌驾万物之上的学识。他还说我是阻止不了他与那类魔鬼继续交流的，鉴于几个月前他的能力就远超我之上，我想你们也明白，他说的没错。

“这就是我对他的最后所知。此后我和可怜的凯尔雷动身去欧洲旅行，他中途离开了我，最后悲惨而终。”迪依笑了起来，声音浑厚。“可以这样说——他坠入歧途(He fell from grace)。”如果调查员不明白迪依所指，他会解释说凯尔雷因为欺君之罪，被波西米亚国王窗决(从一扇高窗丢出)。

这时弗莱彻又会觉得约瑟夫·巴克这个名字耳熟了。投灵感-40%看看能不能想起来。

“我遍历欧洲，在德国发现一本书，更加坚信了我对于以诺语接触法术初衷的怀疑。”他倾身从桌上举起先前在看的那本典籍。他向调查员展示了它，然后给大家看第一页，上边用大大的希腊字母写着“死灵之书”。“necros，女士们先生们，意思是‘亡灵’，而 nomos 意思是‘法则’或‘律理’。在这些古老的文字间，我发现了我们无意接触到的那头怪物的本质。我花费十年光阴来解读这本可怕的典籍，真心的，它正在榨干我的生命。我唾弃它，却同时如痴如醉，贪婪的渴望着它的秘密。

“我警告你们，无论因何原因你们在寻找约瑟夫·巴克，切记留心警惕，他如今已是这片土地上最危险最邪恶的野兽了。”

成功的灵感检定可以让调查员洞察迪依内心深处，他确实非常害怕巴克和他的所作所为，同时也能感觉到他因为向调查员吐露这些心事而感到宽慰。

如果调查员在询问巴克的研究时提到过卡律布狄斯或斯库拉这两个字眼，迪依眼中会流露出赞许。

“没错，他翻阅了很多书籍，但其中最吸引他的还是一本拉丁卷轴。”他从椅子上挣扎着站起来，开始疯狂的在残存书卷中搜寻。

“这儿，没错，我想它还在这儿。”他在书堆里翻找了一会儿。“可惜没能找到，但我很确信它还在，如果愿意，欢迎你们一起来，那本书叫“不列颠尼亚诸魔”，利布里·盖乌斯·安东尼努斯(Libri Gaius Antoninus)所著。如果谁找到了，那也同样帮了我一个大忙，因为那是现世仅存的完全抄本。约瑟夫曾把它译成英文出版，但我恐怕他将关键内容删节了。我很乐意对照原本审阅一下。

如果调查员赞同，需花费 1d6 小时专心搜寻，同时，迪依专注于桌上那本典籍，间或喃喃自语，同时用鹅毛笔在一扎纸笺上飞速涂写着什么。

终于找到了，《不列颠尼亚诸魔》是一份拉丁语手抄本，成书于十二世纪，由一位意大利僧侣从一份罗马文本抄录而来。成功的拉丁语检定外加 1d20 小

时的专注解读会检索出相关信息。这本书实际是公元前 28 年一位罗马百夫长在朗蒂尼亚姆(Londinium, 即罗马伦敦)的见闻。大部分描述了一个被安东尼努斯称为“净化”(The cleansing)的军事行动。行动中他带领士兵将一个在河边洞穴施行亵渎的拜魔仪式的古老教派成员屠杀殆尽。

安东尼努斯将那头被异教徒召唤出的怪物称为斯库拉, 它从一个银色的, 软泥般不断涌动的漩涡中浮现, 于是他又用类比法, 同样引用希腊神话, 将漩涡描述为卡律布狄斯(见小卡片#8, “《不列颠尼亚诸魔》摘录”)。这个被他称为“卡律布狄斯之渊”的地方位于泰晤士河曲北岸某处, 距离道格斯岛(isle of dogs)正好三英里。一个成功的灵感检定会发现这个深坑位于伦敦桥附近。以下是《不列颠尼亚诸魔》的数据:

不列颠尼亚诸魔, 利布里·盖乌斯·安东尼努斯著, 拉丁语, 由百夫长盖乌斯·安东尼努斯于公元前 28 年撰写, 本稿由意大利的柯西莫·考迪尼修士(Friar Cosimo Caldini)于 1179 年抄录。理智损失 1/1d6; 克苏鲁神话+6%; 法术乘数 x5(因为篇幅不长, 通俗易懂的缘故)。法术: 接触哈斯塔(Contact Hastur), 晶体召唤(Crystal Call, 新法术), 附魔匕首(Enchant Knife), 封印深渊/遣送哈斯塔(Seal Pit/Dismiss Hastur, new spell), 召唤黄衣之王(Summon King in Yellow), 召唤/束缚拜亚基(Summon/Bind Byakhee)。

这本书带有皮质封面, 没有任何插图, 对开本大小, 106 页, 前 23 页丢失或损毁。

当调查员最终离开迪依家后, 让他们投一个侦察骰和灵感骰。成功的侦查检定会发现学院广场有一个朦胧的黑影, 然后迅速融入灌木丛中。成功的灵感检定会让调查员感到一阵针刺般的恐惧, 仿佛他们灵魂深处被邪恶的无形之抓划过, 他们的思想被强行撬开, 他们的情感被某种转瞬即逝的黑暗恶体抽离。因为这深深的不安损失 1d4 理智。

这个黑影正是巴克, 前来造访迪依。巴克会通过敲诈, 胁迫迪依参与最终召唤哈斯塔的仪式, 如果迪依不从, 就揭发他是死灵法师。迪依被吓坏了, 他会顺从巴克, 在终场仪式上以一个带兜帽的教徒形

象出现。在召唤仪式中他将贡献意志点。迪依还会告诉巴克调查员们对他很感兴趣, 而巴克随后将在家为调查员们准备点小惊喜。调查员们无法得知这些, 就让他们先为恐惧颤栗吧。

小卡片#8——《不列颠尼亚诸魔》摘录(Handout#8—Excerpt from *Diabolis Britannia*)

“……我们在夜深之时到达这个亵渎的庭室, 远远看到许多火把与火盆将山丘照亮。我们迅速包围了这里, 耳中充斥着异教徒念咒的声音。我听不懂他们的语言, 但我发誓他们在召唤一个被称为“阿伊斯·杜尔”(Aa'es Dur)的神明。

“我们进入庭室, 发现眼前是一片翻腾扭曲的人海。整整二百名男女——许多还赤身裸体, 做着下流淫秽的动作——在举行庆典。庆典中混杂着其他生物, 一种仿若哈迪斯子嗣的有翼生物。在这些恐怖人群正中, 是一个深渊, 不仅仅是池子那么简单, 而是一个扭曲旋转的银色软泥般的漩涡, 就像传说中可怕的卡律布狄斯, 散发出最为污秽亵渎的臭气。

“突然, 这群恶魔的领袖举起他的胳膊, 安静与肃穆逐渐笼罩了人群, 直到被汨汨作响的气泡声打破, 深渊仿佛先自己收缩, 然后爆裂开来。接着从里边涌出来一个我从未见过的生物, 言语无法形容它的丑恶可怖, 只能说有些像神话中的斯库拉。它的头或者触手蠕行而出缠握住祭品, 然后将他们撕成碎片……我回忆不下去了。

“总而言之, 我和部分手下——很多士兵被这景象吓疯, 呆立在原地——在一位原住民的协助下摧毁了这个地方。那个人听说我们的意图后请求让他加入, 他的同胞形容他有着强大的魔法力量, 可以驱逐恶魔。一开始我怀疑他动机不纯, 也不相信他的力量, 但我还是让他来了, 希望不会让事情更糟。

“我至今能生动回忆起他所施放的神术。当我的士兵在屠杀那些侍僧时, 这个被他的同胞称作德鲁伊的人, 快步走向深渊边缘, 站在怪物面前。他从皮囊中掏出三枚闪耀着不同光泽的宝石, 一枚蓝色, 一枚绿色, 还有一枚是黄色。他将它们放在面前地上, 然后跪了下来, 掏出匕首, 在手掌划出一道长

长的口子，把鲜血洒在宝石上，当血液滴落时宝石嘶嘶作响。就在那个怪物探出触手滑向他时，他依次将这三枚宝石插入三个可怕祭坛的凹槽中。在最后嵌入那颗黄色宝石到中央祭坛的同时，他嘶声喊出咒语，听起来就像‘aian fol talanna chu’。突然，漩涡中的怪物就消失了，深渊也被岩石掩盖。

“这位巫师却因为施法筋疲力尽，事后我才知道他消耗了大部分魔法与力量来驱逐池中怪兽。普通人是无法完成这个法术的。感谢诸神的旨意，让我同意他与我们一同前往那个令人恐惧的深渊……”

4. 深入调查约瑟夫·巴克的言行举止(Investigations into the Character and Demeanor of Joseph Barker)

哈姆莱特：那么世界末日快到了。

威廉·莎士比亚，哈姆莱特，II 幕 2 场

巴克仿佛虚无一般，调查员关于他的各类打探只能获取少许情报。如果仅说要找一个叫约瑟夫的男子，附上对他的描述，基本不会取得任何进展。只有当他们知道他的全名后才能得到一些反馈。

调查员能从人鱼小馆的老主顾们那里打听到他，但对他知之甚少。他是个独来独往的人，三十岁出头，高个儿，消瘦憔悴，长得不错，举止投足流露出贵族气息。他偶尔会来这儿喝酒，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有时也会和一名外国绅士，听说那是个法国人、荷兰人或者德国人，看上去不讨人喜欢。小个子，鹰钩鼻，永远眯着眼。调查员能把他和在《哈姆莱特》首演上那个似乎在对莎士比亚下咒的人对上号。当巴克和酒客们交谈讨论时，更喜欢作为艺术家们的同伴——比如演员、诗人、作家、画家和音乐家。这些常客们能数出一打名字，不过对调查员们来说意义不大。如果西蒙·佩奇投知识骰，会发现其中有小部分人在是环球剧院和天鹅剧院(Swan Theatre)的演员和员工。

因为与巴克的接触各不相同，客人们认为他可能是个喜欢过清贫生活的小贵族；或者是个富有的商人，对自己的产业运作不怎么感兴趣；也可能是位野心勃勃的诗人。有人说他从事香料贸易，也有人说他对建筑业有兴趣，还有人说他是位外科医生。

关于这些猜测，有三条是真的。巴克经商，运营一家规模不大但很成功的船运商行。他从中国和中东进口香料，不过商行是他父亲威廉姆多年前成立的。巴克本人对此确实不怎么感兴趣。但他仍旧经营公司、收取利润、管理船运、做东方贸易——和他的经理盖伊·霍华德一起，此人和他的邪恶计划没有关联。

如果玩家花时间去这家东方贸易公司(East Trade Company)的办公室询问，不会得到什么有用信息，这就单纯是个贸易公司，完全正当合法。巴克更关心的是他的异界缪斯——哈斯塔，无以名状者，并把注意力转向撰写一本内容奇异诡秘的诗集上。他以个人名义通过布莱克法尔(Blackfriars)一家叫做特纳氏(Turner's)的小印刷室发行。

所有这些信息都不好找，因为巴克行事隐秘。如果询问，约翰·迪依会给出巴克的地址，并提到巴克掌管一家船运公司。还有据他所知，巴克曾在剑桥大学的女王学院(Queen's College, Cambridge)学习古典文学。否则，调查员需花费 1d10 小时在人鱼小馆从顾客那里打探消息。

诗集是巴克对名利的唯一牵挂。调查员可以通过弗莱彻成功回忆起自己谢绝巴克并向他推荐印刷商威廉·特纳(等弗莱彻想起来时)来获取他的诗作，或者从酒馆消息最灵通的酒客口里打听出来。

调查员们在特纳的印刷店可以找到巴克两小卷诗集的副本。第一卷六年前印刷，是一首名叫《美惠三女神之陨》(The Fall of the Graces)的伪希腊神话叙事长诗，浮夸干涩的行文描绘了三位希腊女神——阿格莱亚、欧佛洛绪涅、塔利亚(Aglaiā, Euphrosyne, Thalia, 希腊神话中宙斯和欧律诺墨的三个女儿，代表了人生中的美好事物)——少儿不宜的堕落故事。诗中满是异教象征与巴克从他的占卜术中断章取义后插入的片段典故：克苏鲁神话+1%，理智损失

0/1d2，无任何法术。第二本仅仅八月前出版，内容更加危险，叫做《黄印之下》(Under the Yellow Sign)。这是一本详细记述巴克晶体占卜和邪教仪式方方面面的诗歌合集，里头的诗晦涩难容，引人崩溃，在接触后或仪式后的狂乱状态中写就。共十七首长短短、情感各不相同的诗歌。

《黄印之下》，英文，约瑟夫·巴克著于 1602。由伦敦布莱克法尔的威廉·特纳出版。理智损失 1/1d6；克苏鲁神话技能+5%；法术乘数 x2。包含法术：接触哈斯塔，接触黄衣之王，晶体召唤(新法术)，附魔匕首，克苏鲁之握，召唤/束缚拜亚基

诗集有窄对开本大小，黑色皮革封面，印有标题和作者。对于诗集内容守密人可以自由发挥，除了第一首混乱的长诗“在水晶面纱之后”(Beyond the Crystal Veil)——具体描述了晶体召唤法术及接触哈斯塔；和最后一首诗“王的面具”(The Mask of the King)——记录了与黄衣之王的交流。

这是谜题的最后一片，如果扮演弗莱彻的调查员还没想起巴克是谁，那现在他可以自动成功了(不再需要灵感检定)，他和巴克的关联，巴克和露西的联系之类的记忆如潮水般涌出(见小卡片#10——罗伯特·弗莱彻某晚在环球剧院的记忆，第 12 页)

露西·亨利夫人的离奇失踪(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Mistress Lucy Henry)

合唱：浮士德已逝，坠入地狱，
施行至高天禁忌之术
于诱惑下渐行渐远
他的恶运智者闻之为戒
切莫沾染不义之事。

克里斯托弗·马洛，浮士德博士的悲剧，V 幕 3 场

在调查员搜索过范德威克的商店后，下列事件可能会发生：

- 弗莱彻在冒险后期，尤其是在与莎士比亚和迪依交谈后，回想起约瑟夫·巴克这个人；或者
- 弗莱彻收到露西的信件询问有没有他的表妹玛瑞杰·巴伦茨的消息。如果调查员先前已经告诉她了玛瑞杰的遭遇，信中会说她想知道调查员有没有追踪到这个卑鄙的范德威克。

无论其中哪一件事发生，弗莱彻——心中充满热切的爱意/关心，都会尽快前往露西·亨利家。调查员到达后发现应门的是一位女佣。她说女主人十分钟前心情激动的离家而去。她既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也不知道她何时回来；她仅仅是拿上自己的披风就步行出门了。

如果调查员问她出门前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女仆会说约十五分钟前一位信使送来一封给露西的便条。如果调查员对起居室做一次快速搜寻，会发现一张没烧尽的纸片(小卡片#9)。纸片左上角被烧掉了，但其他部分还清晰可辨。露西的房子里没有其他有用信息了，除了一份巴克诗集的副本。

调查员可能会尝试在露西去公园途中截住她，但只有很小的几率成功。街上十分拥堵，夹杂着细雨的凛风不断抽打着调查员，阻碍他们的追赶行动。

圣詹姆斯公园里(St.James's Park)一片荒芜，寂静，在这种情形下还显得十分险恶。尖锐的寒风从树梢呼啸而过，头顶的乱积云让人感到阴暗又压抑(如果是白天)。先前的细雨增强成了一场携裹着冰晶的大雨，在乱风吹拂下席卷公园。

一旦进入公园，很快就可以找到露西，她与一个男人在一起。那个男人站在树影中，难以辨识。他们似乎在热切交谈，然后紧紧相拥。

如果玩家向她大喊示警或者靠近这对人儿 100 码之内，巴克会立刻粗暴的紧紧抓住露西。调查员可以清楚看到露西挣扎着想摆脱巴克，同时也可以看到巴克举拳狠狠照她脸来了几下，然后她瘫软下来，倒在他臂弯里。他把她拖进灌木丛，范德威克(如果还活着)以及其他同党正在里面接应。由于低能见度，任何火枪射击应按照双倍距离(double range)判定并且技能-10%。

小卡片#9—露西家里的便条(Handout#9—Note in Lucy's House)

我最心爱的露西，
我已从旅行归来。啊，我是多么的想念你！我必须见你，因为我的心正由于祈盼再度亲吻你甜蜜双唇的渴望而熊熊燃烧。一小时内来圣詹姆斯公园与我相会吧。——约瑟夫

当玩家接近树丛时，三名躲在灌木后的同党用火枪(pistols)向玩家射击(同样由于低能见度，技能-10%)。射光子弹后他们会手持佩剑(rapier,护手刺剑)跳出来阻挡玩家。等玩家解决他们后，会发现露西·亨利和约瑟夫·巴克都已不见踪影，现场唯余露西沾有血迹的披肩和泥地上的女式高跟鞋印。

三个卑鄙暴徒的数据：

| Three Despicable Thugs | | | | |
|------------------------------------|--------|--------|--------|-------|
| STR 11 | CON 9 | SIZ 13 | DEX 10 | APP 8 |
| INT 8 | POW 12 | EDU 4 | SAN 30 | HP 11 |
| Weapons: Rapier 30%, Wheellock 40% | | | | |

随后调查员可以在露西家发现更多事实。女仆提到露西和约瑟夫·巴克有数月未见，此时如果弗莱彻还没想起来，应该投一个灵感+30%的检定回忆。如果他还是失败了，女仆会在一边旁敲侧推。

露西对诗歌与戏剧有着不凡的鉴赏力，而巴克，一个有抱负的诗人，八个多月前和她在环球剧院相识，当时她在罗伯特·弗莱彻的陪伴下前去观赏本·琼森的《人各有癖》。正是罗伯特·弗莱彻亲自将不幸的露西介绍与这位王国最危险的人相识。

术士约瑟夫·巴克的宅邸与黄衣之王的恐怖之厅
(The Manse of the Sorcerer Joseph Barker and the Dread Chamber of the King)

哈姆莱特：一个下流，褴褛的国王。
威廉·莎士比亚，哈姆莱特，III 幕 4 场

调查员们一定迫不及待想去约瑟夫的邪恶老巢一探究竟。

巴克家靠近繁华的白厅。即使从外边来看，这所房子也有些怪异。里边没有光亮(巴克前往他靠近德特福德的另一所房子筹备召唤仪式去了。房子不在巴克本人名下，当居住此处的时候他戴着戏剧般的伪装面具，邻居称他为克拉克大人，调查员基本查不出这事。范德威克，如果还活着的话，和被囚禁的露西·亨利一起，也在德特福德)。

去往房子的路上有不少光秃秃的枯瘦树木，两旁的灌木茂密，曲折蜿蜒，长满荆棘。到玩家们前往巴克家或者尝试营救露西这会儿，天更冷了，还下着大雪。地上落满厚厚的积雪(那时英格兰的冬天比现在糟糕得多)，披挂的雪毯为宅邸增添几分阴森，纯白的雪花衬得房子愈加古怪。

房子很新，都铎样式，涂过焦油的漆黑房梁和窗中透出的黑暗映衬着积雪。调查员前住宅邸，脚下碎雪咯吱作响。寒风掠过树梢的呼啸与被调查员踏碎的积雪是周边唯一的声响。

快速环顾房子后会发现似乎没人在家。通过成功的开锁可以轻易从前门进入。

进门后的前厅很长，大约五十英尺，装饰着昂贵的大型挂毯和地毯。前厅尽头有件稀世珍品：一面价值连城的大镜子。这面镜子由范德威克特地用冷原(Leng)玻璃为巴克打造。任何在镜子附近投侦察的调查员会发现镜子底下和上边的石膏有些红线。两幅大挂毯下遮盖着部分粉笔画的五芒星阵。如果有调查员凝望镜子，开始只会看到自己的倒影。随即发现镜面如同笼罩了一层云雾，然后再度清晰，呈现出崭新的场景。

冷原之镜会展现过去与未来的事情，投 1d10 来查看对应事件。

- 1-4：奈亚拉索特普的眷族在肯尼亚的黑温德山(Mountain of the Black Wind) 诞下，1925 年。损失 1/1d10 理智。
- 5-7：另一个克苏鲁神话相关场景。3/1d12 理智损失。
- 8-10：拉莱耶废墟和伟大克苏鲁的居所。4/d20 理智损失。

二楼唯一有价值的地方是巴克的卧室。一个针对大四柱床的侦察检定会发现一小本笔记，这是巴克的日记。估计巴克匆忙离开时不小心把它掉落后来又被踢到了床下。日记用拉丁语写成，成功的拉丁语技能可以让调查员一窥究竟。

日记里关于 1601/02 和今年的事记录得十分详细。巴克还提到了自己动身前往阿姆斯特丹寻找卓越的珠宝切割匠人的旅行，最终联系到了范德威克，他同

意制作仪式所需的晶体。范德威克来到伦敦进行这份由巴克出资的工作。

巴克详细描述了他和露西·亨利的相遇，他一见到她，几乎立刻就为她而着迷。巴克把她列为最终在卡律布狄斯之渊召唤哈斯塔仪式上的潜在祭品。他频频向她献殷勤，赢得了她的青睐与信任，而一切都是为了绑架她。他并不知道她和罗伯特·弗莱彻的关系或她的表妹就是玛瑞杰·巴伦茨。真是一连串不可思议的巧合。

他以一种狂热的献身精神密谋着如何把她献祭，他频繁的向黄衣之王求教问询，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精力(意志)向他的主人交换奥法秘密。最后几篇日记详细记述了仪式的准备工作，列出了仪式地点(在伦敦塔的白塔下，The White Tower)、仪式日期(1月12日)和仪式时机(黎明前一小时)。日记没有细说具体哪些人会参加，但提到至少约一百人会前往那个被严加守卫的地方/监狱。

这栋宅邸(manse，指牧师/教堂，特别是苏格兰基督教长老会用住宅)的其他房间基本上无害，除了餐厅，餐厅壁炉后有一个隐秘暗门(priest hole，一种在伊丽莎白时代某些天主教式房屋所带的暗门，为牧师提供躲藏)，可以通过成功的针对壁炉的幸运/侦察检定(Luck/Spot Hidden)发现。暗门通过按下壁炉两侧的按钮开启，两边按钮必须同时按下。然后会露出一条通往下方密室的小径。

黄衣之王的密室(The Chamber of the King in Yellow)

台阶狭窄陡峭，向下大约延伸四十英尺，寒冷、潮湿、漆黑一片。调查员不会想到巴克召唤了黄衣之王本尊在这里静候他们。

这个密室比范德威克商铺下的要大很多。主体部分很长，隐没于深深的阴影之中。墙两边每隔六英尺都设有一对的铁制枝形烛台。在密室尽头是王座，被黑暗笼罩。

当调查员进入时，灵感检定会发现空气中充斥着浓烈的海水气味，与范德威克店铺挂的长袍味道相似。

密室的墙是灰色的岩石，地板上用黄色、金色、橙色和铜色瓷砖拼嵌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图案，使调查

员感到难以言喻的困惑不安。墙边放着一张木凳，前边有带衬垫的跪拜小木排。木凳后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织毯，上边描绘着神话中的地中海场景。一艘希腊风格的船破浪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船一边是一个翻腾的漩涡，另一边是险峻的白垩悬崖，一头丑陋的无定型触手怪物从悬崖幽深地裂缝中涌出。

织毯后是一个实验室。实验室中间有一张长长的工作台，上边摆着一堆炼金术装置和仪器。几幅图表挂在墙上，里边包含一张粗制的以诺语字符表、一幅哥白尼的星图、一幅巨大的犹太卡巴拉生命树和它的倒置图。

这里还有一幅巨大的伦敦地图，上边附有大量标注计算。一个灵感检定可以让调查员发现巴克划分出了一个从伦敦北到萨瑟克再到圣保罗大教堂东(St.Paul's Cathedral)的三角区域。一个灵感-20%的检定会发现区域重心正是伦敦塔。

实验室一面墙边是书架。上面的书大都是炼金术与哲学典籍，包括培根的几部著作等。此外还有些有趣的书籍，比如《蠕虫的秘密》、《怪物及其眷族》(De Vermis Mysteriis, Monstres and Their Kynde)和一份由巴克翻译成英语的《不列颠尼亚诸魔》抄本。

快速翻阅巴克的译本可以发现里边有符号标注。在第94页注出了深渊的具体位置在伦敦塔的白塔下方。需要成功的图书馆利用(Library Use Roll)才能从书中发现这条信息。

《罗马不列颠的教派：关于盖乌斯·安东尼努斯著作的研究》，英语，由约瑟夫·巴克基于原罗马手稿在十二世纪的拉丁抄本翻译注解，作于1590-94年。理智损失1/1d6；克苏鲁神话+8%，法术乘数x2，包含法术：接触哈斯塔、晶体召唤、附魔匕首、召唤黄衣之王、召唤/束缚拜亚基。

书籍由棕色皮革封面，金色标题印在书脊上。内容是英文文本外加脚注，解释了仪式、庆典和历史源考。总共一百页，省略了原稿损毁的前二十三页。不过有一章与原稿具有本质不同，成功的图书馆利用可以把它找出来(小卡片#11)。

密室另一端的金色王座很大，仿若由异界金属打造。上边镌刻有诡谲的符号与未知的语言。王座靠背上的徽记与在考夫特和范德里克那儿看到的一样，用粗线条深深凹刻。同样的符号也出现在王座后墙，一笔一划深深凿入墙中并用黄金填筑。王座下边是一个坚硬的岩石基座。



小卡片 #11—《不列颠尼亚诸魔》巴克译版摘录
(Handout #11—Excerpt from Barker's Translation of *Diabolis Britannia*)

“……我们在夜深之时到达这个褻渎的庭室，远远看到许多火炬与火盆照亮山丘。我们迅速包围了这里，耳中充斥着异教徒念咒的声音。我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我发誓他们在召唤一个被称为“阿伊斯·杜尔”(Aa' es Dur)的神明。我们进入庭室，发现自己面对一片翻腾扭曲的人海。整整二百名男女——许多还赤身裸体，做着下流淫秽的动作——在举行庆典。庆典中混杂着其他生物，是一种宛若哈迪斯子嗣的有翼生物。在这些恐怖人群正中，是一个深渊，不仅仅是池子那么简单，而是一个扭曲旋转的银色软泥般的漩涡，就像传说中可怕的卡律布狄斯，散发出最为污秽褻渎的臭气。突然，这群恶魔的领袖举起了他的胳膊，安静与肃穆逐渐笼罩了人群，直到被汩汩作响的气泡声打破，深渊仿佛先自己收缩，然后爆裂开来。接着从里边涌来一个我从未见过的生物，言语已经无形容它的丑恶可怖，只能说有些像神话中的斯库拉。它的头或者触手蠕行而出缠握住祭品，然后将他们撕成碎片……我回忆不下去了。总而言之，我和部分手下——很多士兵被这景象吓疯了，呆立在原地——摧毁了这个地方。

“当那些信徒专注膜拜他们的神明时，我们发起攻击，虽然损失了很多，但最终我们将怪物赶回了深渊，当我们清理完残余后就将深渊永久封堵上了”

(原文中描述德鲁伊如何用法术封印深渊的段落被新段落取代。)

对基座使用侦察检定会发现灰尘中有几条缝隙。继而再对王座使用侦察会发现两条扶手终端均雕刻有一种丑恶的类鱼生物的浮雕，但左边的有些不同，似乎是雕刻家的失误，因为左边生物只有一颗凸出的眼球。按下这个眼球会听到一声清晰的咔哒，机关触动了。

一开始难以发现机关到底释放了什么。成功通过侦察检定的调查员会发现在基座底部一个浅浅的暗屉从累积了一百五十多年的灰垢中稍微凸出。要把它拉出来可不容易，调查员需要做力量对抗。抽屉具有7点力量(因为不好抓握得数-10%)。

抽屉拉出来后会发现它像个衬有天鹅绒的托盘，上边躺着三块不起眼，未经抛光，类似玻璃质地的石头。颜色各不相同——一蓝、一绿、一硫黄。宝石用羊皮纸包裹着，纸上写着意大利文。

调查员翻译后(找学者很容易)，将小卡片#12 交给他们。

小卡片 #12—王座下羊皮纸的译文 (Handout #12—Translation of Parchment from Throne)

热那亚(Genoa)

十二个月前我收到这把椅子，它是乔万尼·盖拉西上次远东贸易带回的货物中的一部分。那次旅行中他深入天朝(Cathay)腹地，比任何人走的都远，他在那里遭遇到可怕的丘丘人(the Tcho-Tcho)。乔万尼曾试图与他们部族交易，但他们发起攻击。杀了很多。乔万尼带着剩余的大部分手下冲进丘丘人的村落，村子穷的令人发指，里面全是最野蛮的酷刑折磨与活人献祭仪式，他和手下见状后义愤填膺，决定为民除害。

他们杀光了村民，除了一个叫阿潘图(Apan Tu)的老头。他祈求饶自己一命。说愿意皈依那位唯一真神，融入文明社会。盖拉西把他和立于村庄中央的那把宏伟王座一同带了回来。

阿潘图回来时深受触动，他傻傻的寻求同龄人的关注，努力适应新的环境。我让盖拉西把他送来当我的仆人，由于我是这次贸易的赞助者，所以盖拉西



欣然同意，还把椅子也一同送来，为一切埋下了祸根。

但阿潘图并没有真正信奉我主，甚至还在我家施行他的肮脏仪式，他把街上的孩子掳回来，献给他的“唯一真神”。我在某个失眠的夜晚亲眼所见。我碰巧下楼，听到存放着那把椅子的书房传来声音。从门侧望进去我看到阿潘图，欢喜地跪在椅子前，一脸幸灾乐祸，而椅子上坐着一个存在，恐怖得无法用语言描述。它很高，如此骇人，身披各色破烂布条，手中拿着一个面具，而它的脸……全是翻滚蠕动的触手，蛇形而出，缠附在一个顶多十岁的孩子惊惧的脸上，然后从这个瘦弱的流浪儿身上吸取生命。

此后，等我恢复了理智，就去质问阿潘图，而他仅是对着我笑，说我看到的不过是他主人的初始形态，随后他将从深海中召唤出另一种形态的他。我勃然大怒，拔出佩剑刺向他那颗黑心。在他临死前，我从他病态的头脑中问出了阻止这头不洁怪物的方法——需使用阿潘图携带的三颗蓝色，绿色和黄色的水晶。在我问出具体怎么使用前阿潘就死了。于是我把水晶从图的私物里找出来，藏入我为这个亵渎王座所打造的基座的暗格中。

我死后这把椅子的所有者，仔细听好。它只会为你带来绝望与诅咒。椅子无法销毁，我尝试过无数次。如果它落入恶人之手，我想，这些水晶是阻止召唤阿潘图曾经侍奉的那头怪物的唯一方法了。

洛伦佐·卡斯泰拉诺(Lorenzo Castellano), 1450年3月9日

在范德威克的祭拜密室中央，有一根献祭用的柱杆。针对柱子的侦查检定会发现地上什么东西在灰尘中闪光。那是一个装饰有一颗小钻石的披肩别针(cape pin)。罗伯特·弗莱彻很容易认出这是自己在不幸的露西二十一岁那天送她的礼物。（原文如此）

在调查员专注调查密室时，黄衣之王会悄然现身。巴克的法术和调查员们散发的生命气息将他从以太中召唤而来。起先调查员会注意到纤细的触手状烟雾在王座和大厅尽头卷曲舒展。触须慢慢沿着华丽的王座盘绕，逐渐汇聚成一个含混的人形。如果黄

衣之王显现时调查员们在实验室，就让他们投聆听(Listen rolls)。成功的会听到结核病人般的喘息和破布撕裂的嘶嘶声。

两轮后黄衣之王完全成形，会立刻尝试用他的歌声迷惑最近的调查员。如果有调查员攻击，他会马上用触手还击。触手可以被闪避(dodged)或者用剑格挡(parry)。如果有人被触手缠住，黄衣之王会试着将调查员拉到自己面前，然后摘下面具，用脸上的触须吮吸。攻击调查员时黄衣之王不会使用任何法术。实在不行，在某些检定中放点水，让至少三名调查员活着逃出去。

如果黄衣之王被杀死，他会坍塌下去，触手化作烟雾消散在房间四处，只剩下几缕腐烂潮湿的布片。黄衣之王的描述和数值可以在《克苏鲁的召唤》五版规则书第 111 页找到。

现在调查员唯一的选择就是在仪式那天设法进入伦敦塔，挫败邪教阴谋以及从约瑟夫·巴克这个懦夫手里救出可怜的露西。没有任何线索表明约瑟夫·巴克现身在何处。

进入伦敦塔(Entering the Tower of London)

希腊谚语：夹在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间左右为难

想要进入伦敦塔可不容易。它被严加守卫，很难做到靠近而不被发现。玩家到达的时间越晚，被看到的几率就越低。所有人都可以获得潜行(Sneak)作为技能，如果成功，被昏昏欲睡的守卫发现的几率降到 5%；如果谁潜行失败，可以获得一次闪避机会来跳回阴影中，否则他处于暴露状态，被发现的几率每轮增加 15%。如果他没有被守卫发现，可以获得机会重新投点融入阴影来逃避巡视。

调查员应熟悉下伦敦塔内部构造，如果愿意，可以查看附带地图。事实上有两条路可以前往卡律布狄斯之渊。一条从叛徒门(the Traitor's Gate)那儿的隐秘入口进入。这个入口由巴克的亲信建造，他们在围墙地基处做了些机关，改变了入口建筑结构。

另一个入口从爱德华塔(Edward's Tower)进入。巴克并不是第一个发现深渊的人，虽然他不知道。早在 1091 年伦敦塔开始建造时，设计师和他的密友们就成为了深渊的首批发现者。爱德华塔里有个隐蔽入口。

那些尝试在图书馆或其他地方寻找伦敦塔地图的人有 30%几率发现当年建造时城堡设计者留下的记录，里边记载了这条密径。如果调查员想要进一步查找 1091 年后有关深渊的事情，他们什么也找不到，这里一直都是个秘密。

从叛徒门进入(Entering via Traitor's Gate)

培根：有四种假象困扰着人们……第二种，是洞穴假象。

调查员要尝试从叛徒门进去的话需要从河边接近(会遇到各种可能的怪诞异象，比如雾中涌动着离奇的光芒，船桨拍击着异光组成的波浪等)。靠近门时，成功的聆听或侦察检定会发现邪教徒们也在偷偷接近。巴克使用强大的创造瑞莱之雾法术(Create Mist of Releh)在泰晤士河降下一团光怪陆离的浓雾，用来掩护教徒行动。还有几个邪教徒对守卫使用了恐惧灌注(Implant Fear)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调查员们会在寻找邪教徒使用的隐秘入口时遇到点小麻烦，入口就在大门里某处，但因为浓雾，侦察-20%。

至于这段剧情里调查员具体会遇到什么麻烦由守密人自行决定，不得不说，伦敦塔的守卫十分难缠，好在有巴克他们的秘法浓雾和恐惧灌注，调查员最终进入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如果机智的调查员在叛徒门里悄悄蹲点，会发现邪教徒们转动墙壁上的一个突出烛台，然后打开了墙上的密门。

这段通道半淹在河水中，由于连日雨雪，水位较高。调查员需要涉水一段距离前往那扇沉重的金属门。偶尔能听到水花泼溅声，老鼠在水里游动，涟漪漩涡随着调查员的移动荡漾。

金属门在水面以上，被锁住了。只有用特别的钥匙才能开启——范德威克丢失的那个石块。这把“钥匙”契合进墙上一个凹槽，使用时可以听到一声微弱的“咔哒”声。进入金属门后，通道变得干燥，方向以陡峭的角度急转直下大约 160 英尺，到达一个水平通道，然后通向一个更加宽敞的深渊前厅，虽然正值仪式，但这个前厅没人。

从爱德华塔进入(Entering Via Edward's Gate)

哈姆莱特:不管你是一个善良的灵魂或是万恶的妖魔，
不管你带来了天上的和风或是地狱的罡风，
不管你的来意好坏，
因为你的形状是这样引起我的怀疑，
我要对你说话。

威廉·莎士比亚，《哈姆莱特》，I 幕 4 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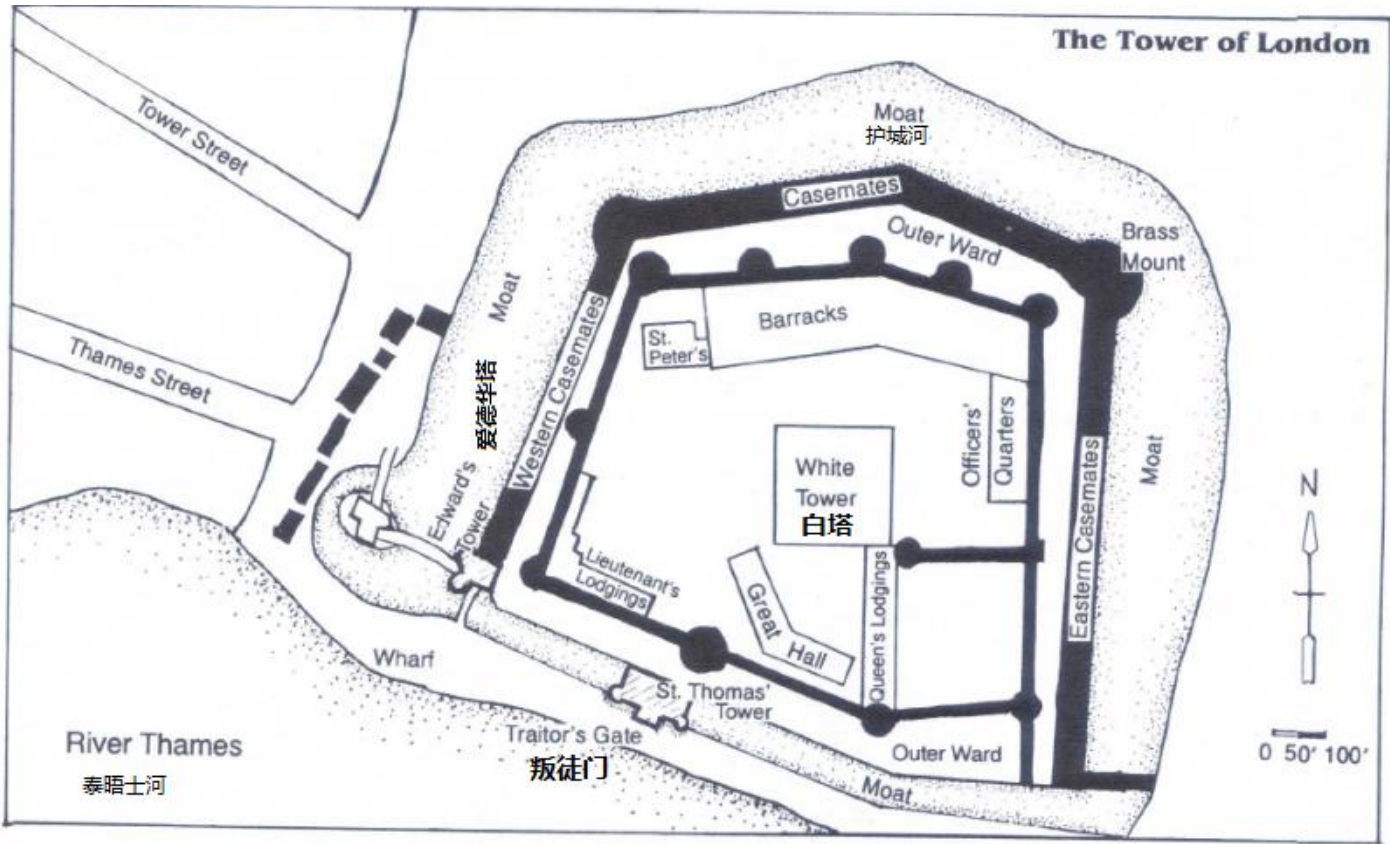
从爱德华塔进入深渊相对困难，调查员要冒被守卫发现的极大风险。浓雾仍旧笼罩着整个区域，但這些守卫没中恐惧灌注。不过守卫能见度较低，他们平均有 45%的侦察技能和 30%的聆听——由于浓雾从原有的侦察上减去了 20%。

在隐秘入口处的墙上，挂着一张描绘乡村节庆场景的织毯。织毯一角有一个女人在做刺绣活，脸上带着顽皮的笑容。成功的侦察检定可以发现她手中那个固定在环形箍间的布料上用拉丁文绣着“Beneath thy soul, Knowledge lies” . soul 是 sole 的谐音。如果调查员看向脚下，会发现在织毯正下方地板上有一个小壁龛，契合范德威克落下的石钥。

石钥插入后，一块石板移开了四分之一英尺。挪开它可以发现一个带梯子的深井。下边传来激荡的水声和一些微弱人声。这个井通向卡律布狄斯深渊主殿上方的一个隐秘露台。露台带有一段通向下层的小楼梯。

卡律布狄斯之渊(The Pit of Charybdis)

他今夜显现，
身着褴褛，如同腐烂的卡戎，在冥河岸边诱人前往，
他每一面可怕的实质，
都在我的颂歌下愈加清晰。
黄衣之王吮吸着我的灵魂
如同婴孩掠夺母亲的乳汁。
克里斯托弗·马洛，《黄衣之王》，I 幕 3 场



斯库拉来了，从它阴间的巢穴涌出，
向前行进，发间燃烧着恶魔般的光晕。——浮士德
克里斯托弗·马洛，《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删节片
段)

献出汝等精华，供我飧宴——黄衣之王
克里斯托弗·马洛，《黄衣之王》，II 幕 1 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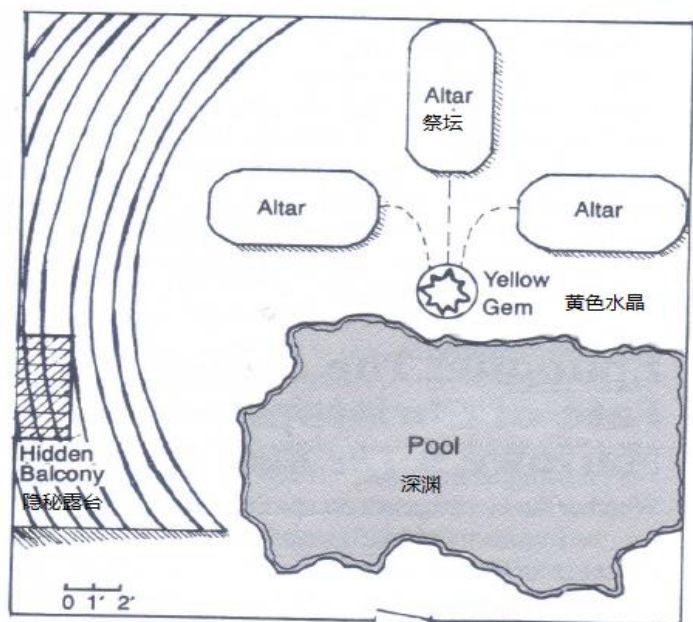
He comes tonight,
In sundered raiment, like foul Charon beckoning on the
shores of Acheron,
Each quiddity of his terrible aspect
Brought forth by mine own canticle.
The King in Yellowe doth suck my soul
As a babe ravens at his mother's breast.
Christopher Marlowe, *The King in Yellowe*, I.3

Comes Scylla, dragg'd from its hellish lair,
Brought forth with devil's haloes burning in its hair. — Faustus
Christopher Marlowe, *Doctor Faustus* (original fragment)

Render up thy essence, so that I may feast. — The King
Christopher Marlowe, *The King in Yellowe*, II.1

深渊这里就像一个环形剧院，半圆形，铺着石板，
还带有座椅。剧院的“舞台”是一个充满黑水(black
water)的大坑，永远在翻腾搅动。在巨坑前方有三个

The Pit of Charybdis



大型石头祭坛。一个陷入地面的巨大硫黄色水晶位
于中央祭坛前。水晶规律的脉冲出涌动的辉光。一
个知识检定可以让调查员想起来它和范德威克商店
草图及试验品同样款式。这枚水晶与三个祭坛通过
地面上细窄的渠道连接。这些渠道用来收集献祭时

流下的鲜血，然后引导过去浇灌不断脉冲的黄色水
晶。一个成功的侦察检定可以发现，在每个祭坛前
都有一个小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阻断鲜血。这是
用来放置从巴克家发现的那三个封印水晶的地方。

躺在中央祭坛上的正是不幸的露西·亨利。一个陌
生男人拜俯在右边祭坛上，另一个陌生女人在左边
祭坛。两名穿长袍戴面具的教徒分站左右祭坛边。
他们身披带兜帽的破烂黄色法袍，戴着只露出眼睛，
鼻子和嘴的苍白面具。

这两人是范德威克和巴克，不过鉴于两人本来体型
就差不多，还有长袍和面具遮盖，因此没法分辨究
竟谁是谁(如果范德威克死了，另一个教徒取代他的
位置)。集结的邪教徒们开始慢声颂唱哈斯塔的赞歌，
同时两位戴面具的祭司从祭台上抽出一把钉状长匕
首。当吟唱声渐强达到顶点时，左边祭品女子醒了
过来，祭司将匕首深深刺入她的胸膛，直穿心脏。
这个牺牲者只是呻吟了数声，动脉血喷涌而出，溅
在祭司那个简朴、冷漠的面具之上。

当匕首刺下，鲜血从牺牲者身上流入渠道，浇灌在
黄色水晶上时，深渊更加剧烈的翻滚沸腾起来，一
个圆形涡流开始成形。一阵乳白色的雾气从池中涌
出，在环形剧院中飘荡，这时聚集的教徒们又开始
用更高更刺耳的音调吟唱。然后右边的祭司将匕首
朝面前祭品刺下。随着牺牲者死去，鲜血洒上水晶，
漩涡剧烈旋转而雾气变得更浓了。粘稠的浓雾笼罩
下来，人们还能看到漩涡，但却看不真切，隐隐约
约有几条触手在雾中扭动。赞歌减弱成一种低沉的
哼唱，巴克和范德威克在中央祭坛汇合，朝着露
西·亨利举起匕首。此时吟唱者们突然厉声颂出一
个含义不明的词句，而举到顶点的两把匕首，开始
落下……

守密人应该努力让前两个牺牲者死掉以此增加戏剧
般的紧迫感。比如对左边或者右边祭坛开枪没能成
功命中，或许因为距离太远的缘故(左右两祭坛更靠
后和中间形成一个某种夹角阻挡视线)。总之，应该
在匕首开始落向露西的时刻动手。哈斯塔已经揭开
了自己的面纱，那些迷雾中扭动的触手就是证明。
如果守密人宽容，可以不就看到触手进行理智检定
因为哈斯塔恐怖的全貌还未完全展现。

唯一的选择就是开枪射击祭司，玩家并不知道哪个是哪个，所以只能靠运气，

如果两人都被射中，他们都会倒下，但是有一个(范德威克或者他的替代者)倒向涌动着的黄色水晶，鲜血不断滴在上面。当这发生时，浓雾突然消失了，10 回合后哈斯塔爬出来，将他全部的疯狂恐惧可怕邪恶展现在世人面前，快投理智把！

如果调查员只射中一个，就让他是范德威克或者他的替代者吧，面具因为射击的冲力脱落下来。这时巴克会因为恐惧从露西身边退开，但仍会抓住最近的一个教徒，把匕首刺入他的心脏，然后将尸体推倒在黄色水晶上，完成仪式。然后浓雾也消失了，哈斯塔同样会跑出来展现他的荣光。

调查员现在有三项任务：

- 把宝石插入祭坛上的小坑送走哈斯塔，封印深渊，拯救世界。
- 杀掉或者抓住约瑟夫·巴克，如果他没在枪战中死去的话。
- 救出露西·亨利

这些任务不难完成。虽然约翰·迪依也在，但他无法提供任何帮助，他被极度的恐惧吓得动弹不得，没法做任何调查员想让他做的事儿，再说调查员也认不出他来，因为他带着兜帽。如果大部分调查员都被哈斯塔吓蒙，就在理智损失的持续时间上稍微宽容一些吧。

哈斯塔本尊将专注于享用那些吓坏了的邪教徒们，不会对调查员构成太大威胁。邪教徒们会发起攻击，但除了小匕首外大都没有别的武器，因此很容易对付——每人都有 25% 的匕首技能(Dagger skill)和 10HP。每回合哈斯塔蠕动的触手有 10% 几率错过教徒而是抓住一位调查员(效果见 *克苏鲁的召唤* 五版第 108 页)。

封印深渊(Sealing the pit)

罗伯特·弗莱彻和威尔·佩奇是唯一能凭一己之力施放这个法术的人，即使有水晶的帮助，也只有他们俩有足够的 POW。其他玩家如果想要送离无以名状者需要依靠其他知道这个法术的人的协助。

每个祭坛前都有放置晶体结界的小坑，每个小坑里刻着一张咆哮的脸，阻断鲜血流向联通黄色水晶的渠道。封印水晶必须按照下列顺序放置：左边蓝色，右边绿色，中间黄色——和它们躺在王座暗匣里的位置一致，成功的知识检定可以让调查员们记起这个来。不要主动让他们投知识，等他们自己问的时候再说。

当法术成功后，宝石将熔化，与石洞中的脸贴合在一起，阻断祭品的鲜血继续流向黄色大水晶。哈斯塔会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哀嚎，深渊搅动起来把哈斯塔吸回倒置的漩涡中。中间那颗大型黄色水晶会停止律动，4 回合后爆炸成无数细小的碎片。深渊仿佛被冻住一样瞬间静止下来，成为旋转的固态。漩涡被封印住了。

邪教徒们不会太关注祭坛发生的一切——他们陷入了深深的恍惚与狂喜之中。但当他们发现深渊被封印、哈斯塔被驱逐后会纷纷诅咒调查员，渴望向他们复仇。

追逐约瑟夫·巴克(Pursuing Joseph Barker)

巴克(如果还活着)会试图逃跑，他基本空蓝，放不了其他法术，除了一个 12HP 的伤害偏移(Deflect Harm)，然后他选择用剑(rapier 91%)还击。他可不好对付。如果走投无路将拼死一战。调查员们对阵他时准会大吃一惊。巴克剑术非常精湛，因此每轮攻击两次，他一打二毫无压力。调查员们与巴克来一场大决斗一定很有趣，这可是机会难得喔。

营救露西·亨利(Rescuing Lucy Henry)

露西终于要获救了。她位于深渊前沿的祭坛——一个害羞的邪教徒们实际上并不想那么近距离接触他们神明的位置。这里处在哈斯塔眼皮底下，因此靠近需要极大勇气。调查员接近祭坛后会发现她被铁链锁着，需要开枪把它们射断。她的手腕和脚踝都有被锁，所以一共需要 4 枪才能让她重获自由。不要忘了火枪填弹还需要时间，就让情节紧张到时间刚刚贴着哈斯塔变得非常危险时擦过吧。

结局(Results)

如果调查员完成了全部任务，那他们真的干得不错。所有这些中真正需要完成的是封印深渊。如果巴克

逃掉了，他也无法再次举行仪式，除非他能找到破除水晶封印的办法(非常困难，法术记载只能在雅典城外斯库拉的失落神殿找到)。他也许会试着释放在西西里岛地下的斯库拉隐秘巢穴中的哈斯塔。关于如何找到斯库拉神殿和斯库拉巢穴的线索可以在康斯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的古籍中搜寻。如果守密人愿意，可以在另一个伊丽莎白时代冒险故事中继续巴克的邪恶计划，或者三百年后在 1920s 冒险中巴克的后裔尝试寻找神殿和巢穴。而或许 1920s 的调查员们正是本模组调查员的子孙后代——历史再次重演。

成功营救露西·亨利算是附加奖励，如果她获救，不仅今生今世对调查员感激不尽，还会对罗伯特·弗莱彻产生某种更深刻的情感，与他重续那段未逝的爱情，此外调查员们也将获得理智奖励等等，只要守密人觉得合适。如果调查员三项任务都没达成，他们会被哈斯塔吃掉，只剩下被吐出的残渣；而巴克无论何时只要他愿意，都可以随心所欲去膜哈；很多可怕的事情接连发生：火药阴谋(Gunpowder Plot)、经济困难、清教派(Puritanism)崛起……最终内战爆发，查理一世(Charles I)于 1649 年被送上断头台。这些事总归会发生，不过如果调查员失败了，就把它们都扣到他们头上去。

尾声：克里斯托弗·马洛所著《黄衣之王》的离奇命运(Epilogue: the Strange Fate of Christopher Marlowe's *The King in Yellow*)

无论调查员们有没有逃过哈斯塔的魔爪，克里斯托弗·马洛的《黄衣之王》都从历史中消失了。

如果调查员们都被牺牲了，保管有剧本的房子会被出售。笔记手稿会随其他杂物一同打包，然后被分开拍卖或者存放。如果调查员们幸存下来，他们自己肯定会尽力将一切与剧本相关的文稿埋葬。

总之剧本不再流传。在 1666 年，存有剧本的房子被一场大火烧成灰烬，莎士比亚/考夫特修订的章节在大火中消失殆尽。现在仅存的只有马洛最初的两场外加未完成的半场，描述出场角色和发生在哈利湖畔的神秘王国卡尔克萨的故事。房屋重建后，屋主奥利弗·斯托克维尔(Oliver Stockwell，并不知晓剧

本一事)将马洛的初稿装订在了一本诗集中。这本小诗集本属于他在大火中丧生妻子的遗物。诗集本身在火灾中受到损毁，斯托克维尔希望能保存自己挚爱亡妻的记忆，于是重新装订了它。他误以为马洛的手稿是诗集的一部分，于是将他们装订在一起。

这本诗集，叫做《缪斯的觉醒》(*The Muse Awakes*)，由亚当·戈德利(Adam Godley)，本地一名鲜为人知的诗人创作。在随后的一百五十年中无人关注，几经转手。到了 1811 年，它落入一名叫做詹姆斯·劳瑟(James Lowther)的画家手里，这本书是一位仰慕者参观过他在伦敦的画廊后赠给他的。劳瑟在梦中受到黄衣之王手稿的启发，画了几幅描述它们的迷乱画作。这几幅画作主要在一个小画廊展出，不久就被迫关闭了，理由是这些堕落的作品传播淫秽煽动暴乱。劳瑟被送到了精神病院，三天后便在里边自杀了。

劳瑟的诗集淡出视线八十余年，直到 1891 年，它落入一位无名剧作家手中，他冥冥之中受到马洛残稿的激发，写下了最终的《黄衣之王》，里边详细揭示了神秘的卡尔克萨和那位国王。

这位十九世纪的作家将马洛的初稿从《缪斯的觉醒》中移除，并将这四张泛黄的稿页装裱。他发疯死去后，装裱的书页经过拍卖，最终被大英博物馆下属图书馆以四先令的慷慨价格拍下，因为先前馆中还没有马洛真迹收藏，但专家们无法鉴别其真伪出处，只知道这确实很像马洛的风格，年代也与马洛所处时代吻合这两个事实——不过这些稿件也可能是由别人书写。到了 1922 年，这份书页被存放在大英博物馆的储藏室，有个叫昆汀·巴克(Quentin Barker)的学生在这里兼职做管理和助手，他在剑桥大学学习文学，同时从他父亲查尔斯·巴克(Charles Barker)那儿继承了东方贸易公司的财产。

与此同时，在土耳其北方，一名来自德国的业余考古爱好者冈瑟尔·法斯(Gunther Fass)打碎了一道密封的门，这个门是两个月前本地一座盐矿坍塌后被发现的。恶臭的空气从打开的密室中嘶嘶涌出，这个德国科学家发誓他听到了诡异的喉音，就仿佛非人般的笑声……

剧终

5. 新法术(New Spells)

晶体召唤(Crystal Call)

施法者必须持有一个特殊形状的晶体作为法术触媒。这个晶体无须是某类特定矿石，而主要是在于晶体的设计，不同刻面(facet)与角的特殊联系才能促成法术。制作晶体时，施法者必须将 10 点意志灌注入晶体内，作为它的魔法能量。晶体完成后，它内部的魔能永远不会消散。一块无重复刻面的小宝石具有 20%的基础成功率，每有一次重复刻面，几率提升 10%。

当使用晶体作为召唤仪式的一部分时，施法者必须全神贯注于晶体(他并不需要碰触到宝石，但必须与它同处一室)并在仪式中至少支付 5 点意志，同时吟唱正确的咒文。每次召唤损失 1d10 理智。必须将人血滴洒在晶体上，每献上一位牺牲者，成功几率增加 5%。

在巴克施行的仪式中，那块水晶非常强大。5 次重复的刻面令它具有 60%的基本成功率。巴克在仪式中支付了 15 点意志外加三名祭品($3 \times 5\% = +15\%$)，同时其他教徒贡献了 10 点意志最终达到了 100%的成功率。

封印深渊/遣送哈斯塔(Seal Pit/Dismiss Hastur)

要施放这个法术，施法者必须持有三枚宝石，它们将作为遣送哈斯塔的触媒。每个被正确放置的宝石增加 20%成功率。施法者必须支付 7 点法力值作为最初那 5%的成功率，正确放置三枚宝石提供 60%，一共 65%。如果施法者希望将几率提高到 100%，他需要再支付 7 点法力。因此，想要对封印胜券在握，施法者必须总共支付 14 点法力值同时将所有宝石正确放在它们的插槽里，施法者也需要将鲜血滴洒在宝石上，每个一滴就足够了。

6. 伊丽莎白时代的武器 (Elizabethan Weapons)

火枪类(pistol 单膛火枪)

簧轮单膛火枪(Wheellock pistol, 图 4)在那个时代日趋完善。不过带着这类火器到处走可是违法的，同样，带着重型武器，比如十字弓，上街也是违法的。只有信誉高于 60%的调查员才允许携带簧轮枪。

簧轮枪在射击 10 码(yard)左右物体时可以精确命中。超过 10 码后使用克苏鲁的召唤 5 版 36 页的超射程射击规则，套用双倍距离规则(double range)，将命中率减半。



(图 4, 一把 1580 年的簧轮枪)

对那时的持枪者来说，将两把火枪填装上膛随时准备射击的行为非常普遍，因此允许调查员也这样干吧。不过，火枪们通常很长，很难隐藏携带。那时大家一般把枪放在鞍囊中而不是挂身上。同样，对于 98%+的投点守密人可以选择让这枪哑火卡壳。虽然这样很残忍，但是，瞧，这本来就是是个残忍的时代。双枪和不瞄准射击规则(two weapons/unaimed shots)也可用于此处。

簧轮火枪

基础命中：15%

伤害：1d6

基础射程：8 码

每轮攻击次数：1/4

填弹数：1

1603 年价格：£7

耐久度：7

故障值：93(由于劣质火药/错误填弹)

可用性(Availability)：困难

火枪数据

| Firearms Statistics | | | | | |
|---------------------|------|-----------------------|--------------|----|--------|
| | Base | Ammo/ Shot per rnd | Dmg | HP | Fail* |
| Harquebuss | 15% | 1 | 1d10/1d6/1d4 | 13 | 80-100 |
| Blunderbuss | 15% | 1 | 1d10/1d6/1d4 | 12 | 80-100 |
| Matchlock | 10% | 1 | 1d8 | 8 | 85-100 |
| Wheellock | 15% | 1 | 1d8 | 8 | 87-100 |
| Musket | 20% | 1 | 1d10/1d8/1d6 | 10 | 90-100 |

*失败值基于当时武器特性，哑火，炸膛，其他原因无法开火(受潮)等。大失败(97-100)会导致爆炸，对使用者造成 1d10 伤害和其他残疾。

三组伤害数据基于射程：第一栏是短距(1'-10')，第二栏是中距 (10'-40')，第三栏是长距(40'-80')。如果有遮挡，或光线昏暗，可视情况调整。

剑类(swords)

护手刺剑(rapier)在这个时代十分常见(花剑用作练习)。双手格斗(two-handed)时副手拿短剑(main gauche)在当时也很常见。这种短剑一般用左手拿，在决斗中用作格挡等(效果类似一个小盾牌, 图 5)，有些尖锐的可也当匕首戳人。规则书里有双手格斗的规则详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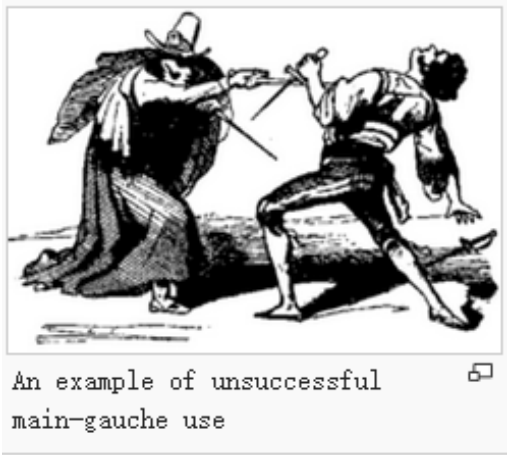


图 5, 作者 Gerard Quinn

一个战斗轮里可以同时用副手格挡，用主手攻击。经常有人把斗篷缠在胳膊上用来格挡，剑术学校还老教人抄板凳格挡呢！

在跑这个剧本时我发现攻击/格挡和闪避规则非常适用，而玩家也很快发现多使用格挡和闪避就像做日

常。我也鼓励投闪避的玩家多“虚张声势”(swashbuckling，例如搅动幕布，跳过桌子之类的)。

格挡短剑(Main Gauche)

基础命中(攻击/格挡)：25%

伤害：1d3(钝)/1d4+2(锐)

贯穿适用于尖格挡短剑

匕首类(Daggers)

大多数人都会随身带把匕首(用来吃饭和干别的)，可以借用规则书中的折刀的数据(4"-7"长的刀具，switchblade)。

城市的低层平民很多都携带格斗刀(短剑，匕首等 7"-9"长的刀具)用来在旅行中护身；中产阶层一般不会携带(他们有剑)，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而上层贵族都有护卫。那会没警察(商人们付钱让治安官保护货物，不是民众)，走路上街有风险。

棍棒类(clubs and truncheons)

一般夜晚外出人员会携带。详见 *Cthulhu by Gaslight*

7. 1603 年伦敦浮世绘
(Topics Divers and Amusing in
London of 1603)

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Elizabethan London)

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是一个帝国繁盛的时代，尽管也存在宗教冲突和与西班牙的战争，但英国在就是这时真正开始成为大英帝国。伊丽莎白曾被囚禁在伦敦塔直到 1553 年(译注：此处可能有误，在玛丽统治时期，伊丽莎白因为被怀疑参与新教徒叛乱而被监禁近一年时间。)。她继血腥玛丽(她同父异母姐姐)之后成为女王。她随后囚禁了她的表姐苏格兰的玛丽女王。

工业，探险，殖民，艺术和科技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女王被她臣民称为万王之王，整个欧洲国君的典范。

或许那时社会繁荣最好的证明就是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剧院。在 1580 年初肖迪奇区剧院(The theatre)正式成为第一座永久剧院，很快罗斯剧院，环球剧院(部分由莎士比亚营运)也随之建立。

此时的伦敦是欧洲最大城镇，1600 年时具有三十万人口，主要居住在至今仍被叫做伦敦城(The City of London)——一个以伦敦桥为中心大约 1 英里区域——的周遭。建筑工艺在这个时代快速发展，尤其体现在有了玻璃窗和烟囱上。有时候烟囱甚至比房子本身还要造型华丽脱俗。

个人卫生也有所普及，虽然还是有不少人通过喷洒香水遮掩身上气味。反复爆发的瘟疫让大家更讲卫生了。伯比奇曾在一封写给妻子的中告诫她要保持房子干净整洁来避免瘟疫。

除去这些辉煌，伦敦仍是一个肮脏的城市。城中贫民区可怕的惊人——泥泞、污秽、肮脏恶臭。强盗、妓女混杂在类似克林克区的地方，垃圾堆积在城中各处。

医药学和科学跳跃式发展，特别是经由约翰·迪依开拓。贸易繁荣。这个时代还有大量外国人涌入，尤其是荷兰难民，很多在萨瑟克区安家，为工艺和创新添砖加瓦。

这个年代等级分化严重：穷人还是穷得让人厌恶而贵族们丝毫不关心他们死活，能远离就远离，不过在剧院里穷人富人还是得共处一室欣赏戏剧。天主教徒普遍遭到镇压，好在有些地方情况不是那么严重，信徒低调一点就有可能免于被起诉。清教徒开始抬头。对于身为小贵族或富商的调查员们来说，1603 年的伦敦是一个充满热情、机遇的成功之地——就像伊丽莎白王冠上的明珠。

伦敦瘟疫(The Plague in London)

在 16-17 世纪，鼠疫是伦敦的常客了，一般由在阁楼和干草棚扎窝的黑老鼠(家鼠属黑鼠,图 6)携带，经跳蚤传播给人类。患者在 2-3 天内首先出现黑色皮疹，然后腋下、腹股沟和脖子出现鸡蛋大小的肿块，同时伴随着发烧和精神错乱，导致有人死的时候仿佛在跳不可思议的“死亡之舞”。鼠疫也叫黑死病，

经常在爆发的第一周就夺取半数患者性命。很多患者的汗液、粪便和痰液也会变的恶臭难闻。



Rattus rattus, the Black Rat.

图 6, 黑鼠



图 7, The Pest House, by Ed Knipper

1603 年伦敦的瘟疫虽然不像 1592-93 年那么猛烈，但仍旧有大批人离开，逃去乡下居所躲避。隔离房又开始堆满尸体。枢密院在 1603 年 5 月(如同 1592/93 年)下令关闭剧院，因为担心人群聚集会加重疫情。黑死病在大众和调查员中引起极大地盲目的恐慌。任何一个出现瘟疫症状的人都会被大家彻底避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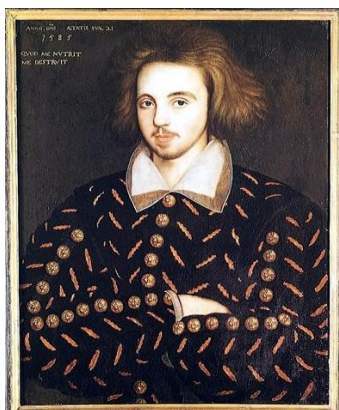
瘟疫的影响(Effects of the Plague)

在游戏里，一开始先让感染的调查员投 1d100，如果低于 20，那他可以从瘟疫中幸存。如果失败，那么每天从力量和体质中-2 点，从外貌中-2(因为身上发出的臭味和肿块等)。同时，从感染第一天起，每天扣除 10 理智(由于疾病引起的疯癫)。最终调查员会因为体质耗光而死。

如果调查员从黑死病中幸存，他还是会因为发烧导致理智，力量和体质丧失。但如果他有数值降到了 1-3，那么他会高烧 1d4 天，随后获得所有病中损失的理智。治疗会花费较长时间，在恢复中每天可以获得 2 点数值返还。

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

马洛(图 8)和莎士比亚,毫无疑问是他们那一代中最杰出的剧作家/诗人。他生于 1564,比莎士比亚早两个月,是坎特伯雷一名鞋匠的儿子。1580 年他在为未来政府职员提供的奖学金赞助下前往剑桥深造,他完成了学业但并没有去政府任职。在离开剑桥之前,他创作了著名的戏剧《帖木儿大帝》(*Tamburlaine the Great*),讲述十四世纪一个塞西亚牧羊人如何继亚历山大大帝后再度成为世界征服者的故事。当时他年仅 23 岁。此后他又陆续创作了《帖木儿大帝 2》和其他作品,包括《马耳他岛的犹太人》,史诗“海洛与利安德”和历史剧《爱德华二世》(*The Jew of Malta, Hero and Leader, Edward II*)。但他生命中的最后六年却并不平静祥和。在 1589 年他因为与一个叫威廉·布拉德利(William Bradley)的人争吵而被逮捕,另一位诗人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也卷入此事还杀死了布拉德利。两人都因此入狱,不过很快被释放。



(图 8, 由未知作者画于 1585, 虽然没有署名, 但大多数学者认为画中人物就是马洛)

1591 年马洛和另一位剧作家托马斯·基德(Thomas Kyd)住在一起。1593 年,基德在刑讯拷问下检举马洛异端加叛国。在 1593 年 5 月马洛被传唤到枢密院对质,很快他在德特福德的寡妇布尔的酒馆因某些事情死去。

马洛最成功的作品是《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浮士德出自德国民间传说故事,最早被叫做“约翰·浮士德博士该死的一生和应得的下场”(Historie of the Damnable Life, and Deserved Death of Doctor John Faustus)。浮士德博士渴求知识,为了获取知识和魔鬼定下契约,然而,魔鬼开出了一个昂贵的代价,

他会在某天午夜回来取走浮士德的灵魂带入地狱。所以马洛确实有可能为了探求传说背后的真相——以此更好地理解浮士德这个角色——与各色各样研究魔术的人接触,例如迪依和凯尔雷。

总而言之,马洛生前取得巨大成就。他是诗人、剧作家,也是无神论者和异端,喜欢抨击时事和搞基(homosexual),甚至比我们在二十多岁的经历还要丰富。马洛或许是伊丽莎白时代最多才多艺的人了。

威廉·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于 1564 年 4 月生于斯特拉斯福德的埃文河畔,时至今日仍是英语语言文学界最厉害的大师。莎士比亚曾就读于斯特拉斯福德的文法学校,在那里学习了大量拉丁语知识,但他并没有继续去牛津或者剑桥深造。1582 年他与安妮·海瑟薇(Anne Hathaway)结婚,七年后,已经是伦敦一位演员和小有名气的剧作家了。莎士比亚主要与宫务大臣剧团合作,后来经詹姆士一世改名国王剧团。莎士比亚不仅在剧团演出,后来还成为剧团股东和主要剧本撰稿人。当时很多著名演员也是剧团成员,包括他的朋友和在环球剧院的商业伙伴理查德·伯比奇,威尔·肯佩(Will Kempe)和罗伯特·阿米(Robert Armin)。1599 年他们一起建造了萨瑟克河岸区的环球剧院。

莎士比亚留下了三十七部戏剧和大量诗作。许多都曾在环球剧院上演。他是马洛的好友和仰慕者,普遍认为他创作《哈姆莱特》向《浮士德博士》致敬,还有人认为就是他在德特福德发现了马洛的尸体。

在本模组发生时,莎士比亚 39 岁,超级出名和成功,虽然他曾被牵扯进艾克塞斯郡叛乱随后又被免罪。他租住在跛子门附近一家法国夫妇家。

他于 1610 年返回斯特拉斯福德,七年后去世,为后世留下了巨大的智慧与剧作。

约翰·迪依博士(Dr. John Dee)

数学家,古典学者,神秘学者,水晶占卜师,发明家,投机者,间谍,占星术士,女王的密友——约翰·迪依或许是那个时代最被人低估配角。他生于 1527 年,是一位宫廷小职员之子。他在一生中收

集了超过 4000 本书籍，打造了英国最为著名的图书馆，在当时的欧洲规模第二。

迪依真的是一位创新者，他不满足于仅在世俗层面上寻求知识，而是把探求拓展到了秘法魔术中。他的对手约翰·佛克赛在《行传与实录》(Acts and Monuments, 即《殉道者之书》)中将他称为“大咒法师迪依博士”，迪依伟大成果一贯受人轻视。他对早期基督炼金术十分着迷，也是哥白尼在此类领域的粉丝。他对占星术，犹太神秘哲学和起源其中的水晶球占卜尤其感兴趣。

迪依比伊丽莎白女王年长六岁。1550 年他在巴黎的兰斯学院(Rheims College)引起轰动，当时他年仅二十三，第一次在一所基督教大学讲授关于欧几里得的课。此后他甚至回牛津/剑桥继续学习，因为觉得他们的资料和学术见地太狭隘。

他出席了伊丽莎白的加冕礼，为她占卜凶吉。他曾为一个记录公共信息机构的成立提供帮助，后来被玛丽女王解散了，于是他成立了自己的——此后被许多学者所使用。他还为 1577 年德雷克船长(弗朗西斯·德雷克)的航行制作海图和相关文件。他改进了罗盘，记录了很多航海技术。他甚至还作为伊丽莎白的间谍，使用 007 这个代码。

1583 年他离开伦敦与助手爱尔兰人爱德华·凯尔雷一同前往欧洲大陆旅行。凯尔雷——一个可疑的家伙，早些年因为伪造罪被割掉了耳朵——引导迪依进行水晶占卜，后来迪依对此着迷。迪依坦言自己并不擅长此术，不过在凯尔雷看来他就是个天才。两人通过水晶球和“天使”交流，还创作了一种以诺语。

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Scylla and Charybdis)

斯库拉本是一位美丽的女子，被瑟西女巫(Circe, 即喀尔刻)或是安菲特里忒(Amphitrite, 波塞冬之妻)变成了怪物。它是一个蛇蝎形状的生物带有六个脑袋。在奥德赛中斯库拉从奥德修斯船上卷走了六个人。斯库拉一般住在暴虐的卡律布狄斯漩涡对面洞穴中。谚语“夹在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之间”就类似现在我们说的处境不妙。百夫长盖乌斯·安东尼努斯混

淆了希腊神话，所以当他看到哈斯塔时，用斯库拉从卡律布狄斯漩涡中升起来类比。

时间地点的相关改编(Liberties Taken with Historie and Geographie)

虽然我尽力让本模组中一切地点和时间精确，但我也做了一些改编。

戏剧的上映时间和地点是我自己编的，其真正时间并不确定。确切的说，让“哈姆莱特”在 1603 年 1 月首演是我的个人创意，理查德·伯比奇饰演主角也是(不过历史上他演主角的可能性还真大)。可以确定的是莎士比亚在 1601-1602 年间完成了这部悲剧，虽然真正首演时间不确定，但极有可能是 1602 年底。

1603 年的瘟疫没有变的那么具有传染性，直到五月，从那以后到来年四月，剧院一直被下令关闭着。不过，我猜瘟疫开始是被外国水手(或许是荷兰人)在这年的早些时候带到伦敦生根发芽的。

我忽略了当时某些史实，例如为了让情节不是太繁杂我没有提到当时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 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的暴乱，我想虽然当时尼德兰正直内乱，但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之间旅行应该还是十分常见。

我还编了些关于约翰·迪依博士的事儿。我冒昧的描述他在去欧洲旅行之前曾和巴克等人在莫特雷克的家里搞各类试验。不过在 1603 年调查员拜访他时，他确实在曼彻斯特的基督学院当管理。当然还有，他糟糕的健康是因为 1858 年在波西米亚旅居期间病态研读奥洛斯·沃尔密乌斯翻译的《死灵之书》所致。

最后一条，从《黄衣之王》和《浮士德博士》初稿里摘录的章节全是我自己写的。因我可能对他天才佳作做出的拙劣演绎，向克里斯托弗·马洛在天之灵致以最诚挚的道歉。

8. 建卡指南和自带人物卡

(Character Generation and Character Summary)

注：该模组作者并未给出任何 NPC 数据，除了前文中那三个暴徒

建卡指南

教育(Education Stat)

如果要创建这个时代的新角色，根据玩家自己选择的职业调整教育水平。

例如，一个玩家想在街头混，就把教育投点从 3d6+3 改成 2d6(2-12,平均 6)。这是由于十七世纪的穷人基本从未踏进过学校，也不会站在窗边听课。

就用这个当例子吧，不要打击玩家自建角色的积极性，但 1600 年那会肯定没有上过大学的乞丐之类的人物。如果教育特别低(只有 1-2)就奖励玩家 50-60 技能点作为混社会/做学徒的经验积累。

技能

1890 年的调查员人物卡适用于此剧。但是人类学，考古，生物，化学，电器修理，地质，材料科学，操作重型机械，药剂学，摄影，物理，心理学，现代轻武器将不能适用，不过调查员将获得新技能可供选择：

炼金术，包含大部分化学和物理技能。代表玩家能识别具体化合物，分析事物物理特性等的能力。例如，约翰·戴尔正在调查一个神秘犹太教团体，现在他在这个组织的秘密实验室，他发现桌上有一堆化合物。通过炼金术他识别出这是硝石，硫磺和砒霜。基础 15%

哲学，代表玩家对万物本质的认知能力，同时也可用于基本心理学投骰。一个精通哲学的玩家或许可以参透疯子的诡计并思索缘由。基础能力 5%

急救(药剂师)/生物学，相比现今更为原始，依靠一些可行的自然疗法。基础 10%

自带人物卡

Robert Fletcher, Printer, age 26

STR 11 CON 8 SIZ 9 INT 13 APP 12
DEX 12 POW 14 EDU 15 SAN 50 HP 9

Weapons: Dagger 60%, Thrown Dagger 45%, Wheellock 20%

Skills: Art/Design (plates, manuscripts, etc.) 45%, Climb 40%, Credit Rating 35%, Library Use 55%, Listen 50%, Mech Repair 50%, Occult 25%, Ride: 30%, Sneak 25%, Spot Hidden 60%; Languages: English 75%

Colleges/Degrees: None

Birthplace: London

Robert owns and runs a small printing works located at Blackfriars in London. He is an acquaintance of Russell and joined this small circle of friends through his knowledge of Russell.



罗伯特·弗莱彻，印刷商，26

罗伯特在伦敦的布莱克法尔附近拥有一家小印刷室。他和拉塞尔是熟人，通过拉塞尔加入了这个小小朋友圈。

George Scraggs, Manservant to Robert Fletcher, age 19

STR 7 CON 11 SIZ 15 INT 12 APP 16
DEX 7 POW 13 EDU 5 SAN 65 HP 13

Weapons: Butcher Knife 55%, Wheellock 20%

Skills: Art/Draw 5%, Bargain 30%, Conceal 25%, Fast Talk 35%, Hide 35%, Jump 20%, Library Use 0% (can't read), Listen 35%, Locksmith 40%, Sneak 40%; Languages: English 25% (limited vocabulary)

Colleges/Degrees: None

Birthplace: London (Cheapside)

George was born in the Cheapside area of London and orphaned at an early age. He turned to petty crime, a career he pursued with some vigor until Robert Fletcher caught him trying to break into Fletcher's newly established printing works. Fletcher found him sharp-witted and intelligent if lacking in schooling. Fletcher subsequently apprenticed the lad and four years later George is busy learning his craft and also learning to read and write.



乔治·斯克拉格斯，罗伯特·弗莱彻的男仆，19

乔治生于伦敦的齐普赛德地区，很小就成了孤儿。他变成了个小罪犯，兢兢业业搞犯罪直到某次闯入弗莱彻的新印刷室的时候被罗伯特逮到。罗伯特发现他虽然没受过教育，但聪明机敏。随后弗莱彻收他当学徒，四年来乔治忙着向罗伯特学习印刷以及读写。

Henry Russell, Bank Clerk, age 32

STR 10 CON 12 SIZ 12 INT 14 APP 16
DEX 9 POW 9 EDU 13 SAN 45 HP 12

Weapons: Dagger 40%, Rapier 65%**Skills:** Accounting 75%, Bargain 45%, Credit Rating 50%, Dodge 25%, Law 30%, Library Use 60%, Listen 35%, Persuade 55%, Spot Hidden 40%; Languages: English 654%**Colleges/Degrees:** Cambridge (Mathematics; incomplete)**Birthplace:** London

Russell is a friend of Simon Page from their University days. His academic

**亨利·拉塞尔，银行职员，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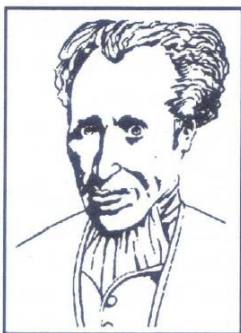
拉塞尔和西蒙·佩奇是大学同学。他的学业因为父亲的突然离世而中断，老爸败家有方欠了一屁股债。拉塞尔作为数学学霸，只得放弃学业去银行当职员。这份工作他轻松胜任但并不满意。他是个敏锐的天文学家，对于各类和数学有关的事情十分着迷。他也是罗伯特·弗莱彻的好朋友。

Matthew Holland, Surgeon, age 34

STR 11 CON 9 SIZ 9 INT 15 APP 11
DEX 14 POW 10 EDU 14 SAN 50 HP 9

Weapons: Rapier 50%, Wheellock 35%**Skills:** Apothecary 50%, Credit Rating 65%, Library Use 50%, Listen 35%, Medicine 35%, Philosophy 70%, Ride 45%, Spot Hidden 40%, Swim 40%; Languages: English 70%, Latin 40%**Colleges/Degrees:** Cambridge (Medicine)**Birthplace:** London

A contemporary of Page, Croft and Marlowe, Matthew was involved in artistic pursuits while at University but gave up as his work as a doctor took over. He has been most fascinated with recent developments in medicine and is considered something of a crackpot because of his theories on the uselessness of leeching and his ideas about blood circulation.

**马修·霍兰德，外科医师，34**

马修一个和佩奇、考夫特、马洛同时代的人，本来在大学追求艺术，后来放弃当了名医生。他对医学前沿很感兴趣，脑中老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他觉得水蛭放血疗法根本没用反倒赞同血液循环。

Simon Page, Actor and Colleague of John Croft and Christopher Marlowe, age 32

STR 13 CON 11 SIZ 10 INT 11 APP 12
DEX 12 POW 10 EDU 13 SAN 50 HP 11

Weapons: Rapier 35%**Skills:** Act 60%, Bargain 30%, Credit Rating 55%, Fast Talk 35%, Hide 20%, Library Use 40%, Persuade 30%; Languages: English 65%, Greek 35%, Latin 40%**Colleges/Degrees:** Cambridge (Classics)**Birthplace:** London

Simon now works with a small touring theater group, the Just Men, putting on productions of various plays for nobility throughout the country.

**西蒙·佩奇，演员，考夫特和马洛的同学，32**

西蒙是一个叫炸死他们的巡回演出团的成员，在全国各地为贵族们演出各类戏剧。作为一个杰出演员和有才华的诗人，他小有名气，是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西蒙来自一个良好的商人家庭，容忍自己年轻的弟弟有时的挥霍无度。

Will Page,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 and Spendthrift, age 25

STR 13 CON 11 SIZ 11 INT 14 APP 13
DEX 11 POW 16 EDU 12 SAN 80 HP 11

Weapons: Rapier 25%**Skills:** Bargain 30%, Credit Rating 40%, Fast Talk 45%, Law 50%, Listen 60%, Persuade 35%, Ride 25%, Spot Hidden 45%; Languages: English 60%, Latin 40%**Colleges/Degrees:** Cambridge (Law; in process)**Birthplace:** London

The younger brother of actor Simon Page, Will is a something of a hedonist. He takes his life and his studies as they come and thinks nothing of spending his allowance in a very haphazard way — wining and dining and whoring his way through college. Simon takes a dim view of this and when Will comes into contact with Henry Russell, Russell will be extremely disapproving of his profligate lifestyle.

**威尔·佩奇，大学本科生，出手阔绰，25**

威尔是西蒙·佩奇的弟弟，一个享乐主义者。他对于生活学习既来之则安之，花钱也很随意，从不多想，他在大学经常吃喝嫖。西蒙对此淡然处之，但如果拉塞尔知道这些，一定会非常不赞同他这种败家生活的。

附录 I: 伦敦地图



Elizabethan vocabulary

(TC = Thieves' Cant)

abram (TC) — mad

ague — malaria

aqua fortis — nitric acid

aqua vitae — brandy

arquebus — primitive musket fired with a slow lighted match

backsword — heavy one-edged sword

bale of dice (TC) — 2-3 matched dice

falling band — Puritan type plain linen collar worn instead of a ruff

bastard sword — could be used one- or two-handed

biggins — close fitting cap all ages and social stations

bombast — stuffing for clothes

bouse — slang word meaning alcoholic drink

bousing ken (TC) — worst kind of pub

bread sippets — slices of bread laid under meat to soak up the juices

buck — large wooden wash tub

buckler — small leather shield

Canary — fortified wine

canions — loose breeches

carrell — cubbyhole office in a library or cloister

caudle — hot spiced wine drink made with gruel

charger — a serving dish

clapperdudgeon (TC) — beggar

the Clink — debtor's prison

close stool — chamber pot hidden inside a seat with a lid

clyster thread — inserted in the skin to cause localized irritation; believed to draw infection out of another part of the body

cockle or corncockle — a weed of cultivation

cog — a cargo ship

collops — slices of meat

comfits — sweets

complexed — the balance of one's humors (q.v.)

coneycatch — to con or cheat

courser — a large horse specifically bred for tilting, an Elizabethan festival similar to a joust

cruse — a clay jar

cuirass — a piece of armor covering chest and back

dag — early pistol

duds — clothes

filch — to steal

flux — dysentery

to foin — to stab with a spear

French pox — syphilis

goodman/goodwife — term of respect for a common person

gossip (literally God-sibling) — old friend, especially female

groat — a four pence piece

halberd — spearhaft with a blade. Like a cross between an axe and an old-fashioned tin-opener, still carried by the Yeoman of the Guard at the Tower

highmen/lowmen — dice altered to throw low or high

humor — basic to Elizabethan medicine; four humors combined to make a man: blood (sanguine humor), phlegm (phlegmatic h.), yellow bile (choleric h.) and black bile (melancholic h.).

Iconoclasts — Protestant religious hooligans who broke up images on the grounds that they were idolatrous

jakes — toilet

leman — male or female lover

lour — money

Marrano — Spanish or Portuguese Sephardic Jew converted (at least nominally) to Christianity

melancholie — depression

mint — money

nightrail — nightgown, dressing gown

nithing — wimp

orangado — candied orange peel

the ordinary — set meal at an inn, normally stew thickened with vegetables and bread

palliard — beggar

pannam (TC) — bread

passado — fencing lunge

patten — high wooden overshoe worn to keep expensive leather out of the mud

penner — leather pouch worn on the belt and used by clerks to carry pens, penknife and ink

petard — explosive charge used in sieges

piccadils — border of cut work inserted on the edge of an article of clothing, especially a collar or ruff

pike — very long, thick spear used against cavalry by men standing in serried ranks

pillcock — flattering word for a young boy; penis

points — laces for tying clothes shut or together

pottage — stew

posset — warm or medicinal drink

prig (TC) — to steal

primero — complicated card game similar to poker

punk — whore

recusant — someone who broke the law by refusing to go to church on a Sunday, usually a Catholic

rushlight — cheap candle made by dipping a dried rush stem in tallow (also called a tallow dip)

sack — sherry

samite — heavy satin

Secretary Hand — old style of handwriting similar to German Gothic

stays — corset

stews — brothel

stockfish — dried unsalted cod

stomacher — boned triangular piece of cloth, often embroidered or jeweled, worn under the front lacing of the bodice

tertian fever — three day malaria

tester — canopy of a four poster bed

tobacco — introduced to England from America by Hawkins (contrary to popular belief) and rapidly becoming very fashionable; by 1603, it was often cut with incense or other herbs

trencher — dinner plate, earlier of coarse bread or wood, now of silver or pewter

trucklebed — small bed on wheels normally pushed under another bed when not in use

trull — whore

Tonnage and Poundage men — Customs officers

upright man (TC) — sturdy beggar or vagrant

veney — wound or blow; hit or thrust in fencing

veney stick — heavy stick like a sledgehammer handle used for sword practice

playing a veney — friendly practice fight with sticks, occasionally ending in broken noses

winding up a jack — winding the clockwork mechanism for turning a spit, latest kitchen technology

附录 III: 参考书目

Divers Sources upon Which the Historical Element of our Story is Based

For the texts of *Doctor Faustus* and *Hamlet* I used the fourth edition of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ume One*.

Finney, Patricia. *Firedrake's Eye*. Black Swan paperback, 1993.

Gordon, Stuart. *The Paranormal: An Illustrated Encyclopaedia*. Headline Books, 1992.

Green, John Richard. *A 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Macmillan and Co., 1884.

Hamilton, Charles and Robert Hale. *In Search of Shakespeare: A Study of the Poet's Life and Handwriting*. 1985.

The Harmsworth Encyclopaedia. 1905.

Inglis, Brian. *Natural and Supernatural: A History of the Paranormal*. Hodder and Stoughton, 1977.

Johnson, Paul. *Elizabeth: A Study in Power and Intellect*. Wiedenfield and Nicholson, 1974.

The Modern Encyclopaedia. Amalgamated Press, 1933 (?).

Nikiforuk, Andrew. *The Fourth Horseman (a short history of epidemics, plagues and other scourges)*. Phoenix Paperbacks, 1993.

Norman, Vesey. *Arms and Armour*. Octopus Books, 1972.

O'Connor, Garry. *William Shakespeare, A Life*. Hodder and Stoughton, 1991.

Rowse, A. L. *The Elizabethan Renaissance: The Cultural Achievement*. Macmillan, 1972.

Rowse, A. L. *The England of Elizabeth*. Macmillan and Co., 1951.

Rowse, A. L. *Shakespeare the Elizabethan*. G. P. Putnam's Sons, 1977.

Trevelyan, G. M. *Illustrated English Social History - Volume One*. Pelican, 1964.

Usill, Harley V., 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People in Pictures*. Odhams Press, 1939/38 (?).

With thanks to Kate Kelly. Also to the playtesters, Don Hoban, Mireille Passchier, Brendan Beasley and Paul Bennet and the Gaelcon Committee for hounding the last three Con scenarios out of me.